

全 國 知 識 青 年 志 願 從 軍 戲 劇 叢 刊



—— 著 柳 谷 黃 ——

獨 立 出 版 社 印 行

全知青年從軍戲劇叢刊

審訂者

吳鐵城 葉楚傖 陳立夫

稽公展 康澤 潘公明

評閱者

鄒志奮 詹文滸

洪深 玉平陵 余紀忠

陳銓 馬彥祥

全知青年從軍指導委員會編

黃谷柳著

碧血丹心

(三幕六場)

獨立出版社印行

人物表

林博士——醫學博士，首都的名醫生。

林太太——博士妻。

陸曼萍——助手，女護士。

林家愷——空軍飛行員，博士長子。

林家彬——上海交通大學學生，博士次子。

林家杵——步兵學校學生，博士三子。

林家敏——中學生，博士幼女。

莫自強——營長。

莫啓明——營長之長女。

人物表

潘魚丹心

莫啓新——營長之子，啓明之弟，中學生。

張名爵——女護士曼萍之友。

方文華——林博士隣居，中學女生。

徐煥——博士家之女傭。

學生甲、乙、丙、丁。

軍官、工人、公務員、——————

轉述

第一幕

第一景

二十五年冬，上午十一時左右。

南京首都，名醫生林博士公館的會客廳，正中左邊有門通門外，右邊有樓梯，通博士子女們和助手護士的臥室，樓梯邊是通廚房去的通道，舞台右側有門通博士的臥室和肉廳，是吃飯和休息的所在。

舞台陳設是一個大家庭的氣派，書架，窗飾，書桌，沙發，衣架的佈置有條不紊，一眼看去，就知道是曾受科學洗禮的家庭的佈置，明淨，莊重並不奢華。

開幕時，林博士正從外邊出診回來，女助手護士曼萍小姐跟着。

林博士：（注意曼萍許久，和露期間）曼萍，你今天累啦！

第一幕



(南)

陸曼萍：林伯伯，我不累。

博士：唔，你跟我工作兩年，從沒有聽你說累過，可是，你的確精神不大好，（忽似有所悟，笑了。）孩子，別發愁，身體不舒服嗎？你忘記林伯伯是一個頂呱呱的好醫生了。

曼萍：（一笑）林伯伯，有許多病是連名醫生都不能醫的。

博士：你說的不錯，對於自然界，對於包羅萬象的宇宙和複雜的人類，一切科學家，思想家都還只是一個幼稚園的學生呢！不過，我現在要問的是你的病，我相信，我是能够治好你的。好孩子，在一個醫生的面前，不應該隱瞞自己的病，這道理你早就懂得啦。

曼萍：好伯伯，我懂得，我也決不隱瞞你，我生的是——

博士：什麼？

曼萍：（朗笑）林伯伯，我生的是心病。

博士：（注視曼萍，忽然大笑。）我明白了。在廿五年前，我也有過這種病的，常常

道，久病成名醫，我曉得，這種病的特效藥也很多，你試把病源說一說，讓我給你開一張藥方，哈！哈！哈……

曼萍：（莊重地）林伯伯，我能够永遠向你學習幫你工作嗎？

博士：怎麼不能呢？只要你認定這種工作就是你終身的事業，你肯永遠服務下去，我是非常高興的。

曼萍：可是，有一個人，他反對我幹下去。

博士：（幽默地）誰有那麼大胆？

曼萍：那位常來看我的張名得，張先生！

博士：他憑什麼資格反對你？

曼萍：他說他愛我。他是學法律的，他要我跟他回四川去，他說他家裏的收入可以使我一世吃喝不盡，我就爲這事發愁。

博士：你愛他嗎？

曼萍：目前還談不上。

博士：這事情好辦，那就叫他等着好啦，等到你決定愛他的一天為止，或者等到你愛上另外一個人的那一天為止。

曼萍：（一怔。）林伯伯，另外一個人？你指的是誰！

博士：我怎麼會曉得，不過我猜想，一個年青的女孩子，心眼裏總有三個五個喜歡的男孩子的。

曼萍：林伯伯，你又拿我開玩笑了，好啦，我的病源說出來了，你就給我開張方子吧，你剛才答應過的。

博士：這個——這個——我真的不大內行，我不能給你亂下處方，這個，我勸你和家敏談談，你們女孩子們自己商量商量，或者叫她打聽打聽那位張先生的行為，多觀察一些時候，然後——啊，家敏回來了，（家敏上。）

林家敏：爸爸，曼萍姐，啊！外面有許多新聞，真叫人又感動又興奮。

博士：你們整天都在外邊打聽新聞，我可沒有功夫聽，我要休息一會兒，你把聽來的新聞快告訴你媽媽去，她會轉告訴我的，家敏，曼萍也有新聞告訴你，你們兩人談吧！

家敏：爸爸，你別走，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二哥到南京來啦！

博士：什麼？你聽誰說的？

家敏：我親眼看見他的，他和交通大學的一批同學來請願，睡在中大禮堂的地板上已經兩夜了，我們同學們今天發動了慰勞工作，我親手分給二哥兩個麵包，他還和我裝鬼臉呢？

博士：他們的請願列車不是已經給擡回上海了嗎？

曼萍：報上都發表了，委員長今天要召見各地請願抗戰的代表們。

博士：（沉思）唔，他為什麼不回來呢？他和你說什麼來？

家敏：想來他一定是領導人之一，走不開，他沒說什麼，叫我問爸爸媽媽好，事情一完

就回來，今晚他如果不回來，我要給他送兩張氈子去，他們是蓋大衣過夜的，晚上抖做一團，中大的同學待他們很好，可是人越來越多，各校的男女同學就發動慰勞了。

博士：我明白了，你暫時別讓你媽媽知道，她今天要請客，家杵的營長和他的兒子女兒要上這兒來吃飯，你媽媽聽了會發急，恐怕會吃不下飯，懂嗎？

家敏：我懂得。

博士：還有，你今晚上去看二哥時，多帶兩張氈子去，不能看着他的同學們挨冷，家裏的大暖水壺也帶去！

家敏：是，爸爸。

曼萍：我也有一張氈子抽得出來，東西太多，我跟你一道送去。

家敏：好，謝謝你，我們晚上一道去。

博士：家敏，你告訴你二哥，要保重身體，不要太衝動，凡事謹慎，說話要小心。（感

慨自語）唉，多難的國家！受苦的孩子！

家敏：爸爸，你累了一天，進去歇一歇吧！

博士：（嚴肅地）中日兩國的血債，一定要用血才洗得清的，（向內室）多難的國家，苦命的孩子！（下）

（冷場片刻）

家敏：曼萍姐，你在想什麼？

曼萍：我聽見這兩天來空中的飛機聲，我就想到——

家敏：就想到坐在飛機上的人？

曼萍：不。

家敏：你不是說過嗎？你一聽見飛機聲，就想到我大哥會飛回南京來。

曼萍：今天可不。

家敏：那你想起誰來？

第一幕

曼萍：我想起戰爭。

家敏：想起戰爭？這才巧啦，我也有同樣的感覺，我總是想着戰爭快要來臨了。

曼萍：是的，戰爭快要來臨了，你三哥昨天說過，戰爭帶來了死亡，戰爭也帶了新生和希望，他說這話的時候，我看見他的眼睛在發亮，我還笑他：「你這軍校剛畢業的見習官，初出茅廬，就想表演身手。」你看他多神氣，他拔出他的短劍插在桌上發誓，說了許多成功和成仁的瘋話。

家敏：告訴你，二哥才起勁呢，你別告訴爸爸，他從上海車站出發，火車頭上的司機跑了，他就自己來開車，做了半天的火車頭司機，到黃渡，又修理給站上破壞的路軌，好容易才開到蘇州，就給憲兵客客氣氣的請回去了，第二天，他們又搭特別快車趕了來，瘋狂似的，你瞧他的那股勁兒才够氣人哩！

曼萍：我想戰神要來的時候，你不歡迎它，它自己也要闖進來的。

家敏：我聽他們說，政府定了一道最後的界線，日本鬼過了這界線就揍他，半步也不

讓了，這好比強盜闖進我們的果園來搶吃，我們自己沒有能力抵抗，就暫時忍受不去惹他，要是強盜打進我們的房屋，槍殺我們的親友，搶奪我們的財產的時候，難道還能再忍受下去嗎？全家人都要從死拼中求生存，誰能阻止這個解放自己的戰爭呢？你說。

曼萍：到那一天，我們怎麼辦呢？連你要學醫的夢不是也會粉碎嗎？

家敏：到那時候只好隨着爸爸一邊服務一邊學習了。

曼萍：我真悶得慌，不知道怎麼好，張名得提議要我到四川去。

家敏：他提議要你到四川去？好傢伙，這里面一定有文章，你還不快招！

曼萍：我跟林伯伯也說過了，他說他不會治女孩子的心病，他要我和你商量的，不關

你又你告訴我怎麼辦。

家敏：（沉思）你對他怎麼樣？

曼萍：認識半年多，也看不出他什麼壞處，說好呢，自然也有比他好的，可是，敢提出

第一幕

衆愛求婚的，只有他一個，做家在四川，還是遠一點，可是也有許多好的條件，比方說，他家的經濟環境還不壞。——

家敏：（不耐煩）你真是越扯越遠，我是問你愛不愛他？坦白點說，不要瞞着自己。

曼萍：我——我呵，家敏，不瞞你說，連我自己也不曉得愛不愛他。

家敏：你真是糊塗，我問你，你喜歡他嗎？

曼萍：也很難說，有時喜歡，有時又討厭。

家敏：你對於你的工作呢？也是有時喜歡，有時討厭嗎？你老實對我說。

曼萍：工作？林伯伯待我很好。

家敏：你真是，我是問你工作呀！

曼萍：你別逼我囉！（沉默片刻）對於工作，有時感到厭煩，但放手不做又做什麼呢？

唉，生活多麼無聊而又乏味啊！

家敏：（凝視曼萍半響）曼萍姐，你別怪我多嘴，我真替你發愁，你不愛那愛你的

人，也不深愛你的工作，我那里去找一個聖母瑪里亞來安慰你呢，你去向媽媽要吧！她是有一個聖母跟着她的。

曼萍……

家敏：要我糊里糊塗去嫁一個連自己也不曉得愛不愛他的人，我就寧願做一輩子的尼姑。

（林家愷一身空軍飛行士的制服，手提旅行皮包，滿面春風上）

曼萍：（同時）哦！大哥！你——（歡呼跳躍迎上去）

家愷：我是飛將軍從天而降，你好，陸小姐，你好，四妹，媽媽和爸爸都好嗎？

曼萍：好，謝謝，我們大家都好。

家敏：爸爸剛回來，媽大概幫徐嫂在廚房弄菜，你來得剛巧，莫營長等會兒來我們家吃

飯。

家愷：那一個莫營長？

家敏：是三哥的直屬長官，三哥派到他的營上常見習官，我們還沒有來得及告訴你。

第一幕

家愷：哦。

曼萍：（端詳他的儀容）林大哥，你又胖些啦。

家敏：是的，長得還不討厭，再胖就變成豬獃了。

家愷：哦：四妹，幾個月不見，你也有這一套，好，你等着瞧，我改天帶幾位還不討人

厭的飛將軍到家里來，看誰還要去倣尼姑不去。

家敏：揍你，揍你（捶他的胸）我不許你胡扯！

曼萍：林大哥，昨天伯母還提起你呢，想不到今天真的就回來，

家敏：是呀，有人一聽見飛機聲就想起（看見曼萍注目相視）——就想起戰爭來。

家愷：哦，你們真是關心國事，三日不見刮目相看，這話實在不錯。

家敏：唔，媽媽連你的家事也關心到了。

家愷：我的家事？這可怪了。

家敏：一點也不怪，媽說你今年找不到一個愛人，她就作主替你娶一個媳婦回來。

曼萍：我們等着吃喜酒呢！

家愷：這個玩笑開不得，別在這兒胡扯，四妹，你把皮包提到樓上去，裏面有從杭州買來的好茶葉送給大家的，現在我要看媽去，等一會再見。（下）

家敏：（驚喜）好大哥，我希望你每星期回來一次，（提皮包）曼萍姐！我上去，你也上來歇一歇吧！你忙了半天也很累了！

曼萍：不，我不累，你在外邊忙了一天的慰勞工作，應該躺一躺才是，今晚還要送罷子給你二哥呢。

家敏：好，我上去躺一躺，有客人來時，請你叫我。

（室內寂然，曼萍打開手提包，對鏡理一理髮髮，注視家愷進去的房門口，浸在愉快的遐想中，家愷從原門口上）

家愷：媽上那兒去啦？

曼萍：（吃一驚）哦，——我也不曉得，也許出去了，你在這裏坐一坐吧，等一會見她

就會回來。

家愷：爸爸在休息，我不敢吵醒他。

曼萍：林伯伯今天下午忙了半天，一位先生的太太產後血虧，她的先生輸了二百CC的血給她，太太是救活了，先生倒病倒了，偏又有一個不相識的人願給這位先生輸血，你說巧不巧？

家愷：哦！這倒也是動人的新聞，流一點血可以把許多人救活，血也不算白流了！

曼萍：可不是嗎！我常常想你們軍人就是在幹流血的職業，獻出你們的血來保衛國家。

家愷：陸小姐，你真會說話，你把我抬舉到天上去啦。

曼萍：那裏用得着我抬舉呢，你不是鎮天都飛在天空上嗎？真的，我一聽到飛機聲，就會想到你來，家裏每一個人都惦記着你呢！

家愷：真的嗎？

曼萍：（天真的笑）嗯！

家愷：（玩皮起來）你也惦記着我？

曼萍：（嬌羞點頭）是的。

家愷：（驚喜）謝謝你，（遊戲的命令）陸小姐，請你把雙手平伸出來！

曼萍：（疑惑）送什麼禮物給我？（緩緩平伸起雙手）

家愷：（雙手握着曼萍的手，迅速俯首在兩隻手心上接兩個響吻，）衷心地謝謝你的關懷。

曼萍：（觸電似的顫震，又馬上鎮定自己，輕輕吁一口氣。）你們空軍的花樣真多。

家愷：陸小姐，我給你說，昨天我們打破了一次世界紀錄，真好玩極啦。

曼萍：你快說！

家愷：我們的觀察員在飛機上寫了一封情書，繫在自己做好的小降落傘上，把飛機降低在離金陵女子大學二百呎的上空投下來，我看見她們正在玩排球呢。

曼萍：有趣得很，信上怎麼寫的？

家愷：信上說「我最親愛的小姐：我在祖國的天空上給你寫信，給你問好，我在三千呎的高空上吻你，我的寶貝」——下面就是簽名和通訊處。

曼萍：這位小姐是誰！金陵女大的學生我也認得幾個，你說。

家愷：根本沒有收信人的名字，誰檢着就算給誰，

曼萍：（笑不可仰。）唉呀！我的天，要是門房檢着怎麼辦呢？你們的花樣真是越玩越荒唐了！

家愷：哈！哈……這不是打破世界紀錄是什麼？

（博士太太從通門外的門口上）

曼萍：伯母回來啦！

家愷：媽！（奔上去迎接）

林太太：老大，你回來啦。

家愷：昨天在杭州，今天就到家裏，後天又要回去，媽，你剛才上那兒去？

林太太：我找了老半天，影子也不見一個。

家愷：老二什麼時候回來的？

曼萍：聽說兩天了，爲了請願的事忙得家裏都沒有回來。

林太太：隔壁方先生的妹妹給我報信，說她看見老二在鼓樓，我趕去尋了半天，那兒見他的影子。

家愷：媽，你別急，我等會兒給你抓他回來。

曼萍：林大哥，家敏知道家彬哥躲在什麼地方，你也不必去抓他，他們見了委員長就會回來的，聽說委員長，今天就要召見他們呢！

林太太：（恐懼交集，用右手指在劃十字）不要鬧出事情來才好哩（抬頭望家愷）你回來得剛好，我也怕記得够了，我們今天請莫營長吃飯，他的隊伍就要調防，老三跟他出發，好歹要靠人家照顧，莫營長的女兒和兒子在此地上學，你爸爸的意思，要請莫營長的兩個孩子搬到我們這兒住，空着的房子，也不必租給別人了，你們

又不常回來，我多兩個伴也好。

家愷：那好極啦，今天才熱鬧呢，媽，我真開心，差點忘了，我在杭州帶了頂好的龍井茶葉回來。

林太太：你爸爸就最愛杭州的龍井茶。（用眼睛詢問曼萍）

曼萍：林伯伯今天太辛苦了，在裏面歪着。

林太太：讓他歇一會兒吧——家敏這丫頭又野到那兒去啦？

曼萍：大概是睡着了，他做了整天的慰勞工作，給家彬哥他們送麵包送茶去。

家愷：（莊嚴地）全中國的青年都團結在一起了，多麼悲壯，多麼熱烈，這是國家復興的預兆。

林太太：這世界不知鬧成什麼樣子了，活了今天就不知道明天（飽飽地吃着家愷又望望曼萍），老大，你多住幾天不行嗎？

家愷：（無邪的笑）我也這麼想，媽，我在這裏快活得很。

曼萍：在航空隊裏不快活嗎？

家愷：不，也一樣快樂，不過味道總是兩樣。

林太太（若有所悟）：我出去半天，不曉得徐嫂弄菜弄成什麼樣子，我進去瞧瞧，客人來了

你們好好招呼，（走幾步迴轉身來）：老大，你餓啦？我給你煮碗干絲吃。

家愷：媽，我不餓。（林太太下）

曼萍：你看，伯母多高興。

家愷：（心有所思）……

曼萍：大哥，你在想什麼？

家愷：什麼？

曼萍：我問你在想什麼？

家愷：哦，不想什麼。

曼萍：你騙我，你分明在想着什麼。

第一幕

家愷：我想得很遠，比飛機能飛到的地方還遠。

曼萍：一位在遠方的愛人？

家愷：是呀，我等她許久了。

曼萍（一怔）：她叫什麼名字？

家愷：她的名字叫戰爭。

曼萍（笑）：哦，那麼，你很愛她？

家愷：對啦，她是民族的救星，我用全身心來愛她，現在，她完全佔有了我，我就要帶

一些笨重的禮物送給黃浦江上的日本軍艦上去。

曼萍：別談這些吧，你看你多興奮，你的眼睛亮得好嚇人，和家杵哥一樣。

家愷（和悅地）：是嗎？陸小姐，你知道中華民族原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但是全國人民

不願屈辱偷生，因為屈辱偷生雖生猶死，我們歡迎戰爭，就因為她免得我們人格受污辱，戰爭雖也帶來苦難，可是為了光榮的生存，為了世世代代的子孫能任自

己的土壤上活着笑着，就是用十年的苦難來換，也是值得的，在殘酷的戰爭中，也許有百萬十萬的戰士和同胞會在砲火中倒下，而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依然能活着，笑着過幸福的日子，不是也值得嗎？——陸小姐，我就是想這些問題。

曼萍：真是想得那麼遠啊！

家愷：說遠也遠，說近也許就會在眼前，陸小姐，我得預先告訴你，將來爸爸和你們這羣救苦救難的醫生護士們，就會變成我們的救星了，不瞞你說，我有這樣一個父親，我覺得非常光榮。一個人如果感覺到他所愛的人所做的事業是光榮的話，他就懂得愛了，我相信，我愛父親，會比母親的愛父親更深刻的，你相信嗎？

曼萍：（稚氣的笑）我不大懂。

家愷：你將來會懂得的，——你看，誰來了？

曼萍：家杵哥和客人們都來了。

（林家杵、莫自強、莫啓新、莫啓明同上）

家 杵：（脫軍帽，眼望見家愷搶前去握手。）大哥，什麼時候回來的？

家 愷：今天剛到。

家 杵：我給你介紹——這位莫營長，這是我大哥，這位是莫啓新兄，這位莫啓明小姐，我的大哥才從杭州回來。

莫啓明：（伸手向家愷，轉頭即趨向曼萍）曼萍姐，你好嗎？家敏姐呢？

家 杵：大家請坐，別客氣。

曼 萍：謝謝你，她就下來了，你們慰勞諸願學生去了嗎？

啓 明：（點點頭）我也看見家彬先生，是敏姐介紹的。

莫自強：他們簡直瘋狂似的，我真不懂她們的心理，林先生，你說是嗎？政府自然有一定的國策，怎麼好讓學生子來管……

啓 明：爹爸，你沒有喝醉吧，怎麼一坐下就發起議論來呢？

自 強：我那裏會喝醉，剛才在營上陪他們鬧着玩喝了一點點。

（啓新感到非常難受，眉尖鎖着，曼萍細心向着啓新，像小弟弟般詢問他）
曼萍：啓新，你也跟姐姐一道參加方先生的歌詠隊嗎？

啓新：不，曼萍姐姐，我唱不來。

啓明：曼萍姐姐，你不曉得，他是天生成的哲學家，思想的時候多，講話的時候少，更談不上唱歌了。

自強：（佯怒）你不要老是捉弄自己的弟弟，唔，我最曉得他，他閉着嘴不說話，我就想到那些上了膛的步槍，賭着一股氣，它一響就要你的命。

家聲：莫營長，你形容得真妙極了！可見知子莫如父，哈！哈！上了膛的步槍，妙得很！（向啓新）小兄弟，不是我過獎你，真的，我倒很喜歡那種有着沉默的憤怒的人，比那些一天呱呱呱呱幹不出一件事的人好得多啦！莫小姐，你說對不對？

明：你們飛將軍憤怒的時候，是不是也沉默着的呢？

愷：真了不起，你這話說得我高興極啦，莫營長，你相信嗎？我們最大的憤怒是用接

碧血丹心

二四

吻來表示的。

曼：哦？

啓明：（同時）接吻嗎？

家愷：對啦！我憤怒時就想把我的飛機頭對着敵人軍艦來一次震驚上海民衆的接吻！

自強：好厲害的響吻。

啓新：（莊嚴的微笑）林先生，我相信你這句話不是呱呱呱呱講過就完事。

自強：（怒目向啓新）你。

曼萍：（心裏一時搖亂，找不出適當話說，把手掌按着怦怦跳的胸口）我——我去請林

伯伯出來。（轉身匆匆下）

家禮：（趨前真摯地伸手給啓新）小弟弟，謝謝你的勉勵。

啓新：（驚訝而又感動望着家禮半嚮咽說不出話來）……

啓明：好厲害的步槍，會回可頂住啦！怎麼不說話了？步槍子彈給鋼板碰回來了。

啓新：（向姊姊展顏微笑）……

家愷：哈，哈，哈！好一對難姊難弟！你們快點搬來吧！我高興得很，趁我這兩天假期，大家高高興興玩一玩，莫營長，既然是三天內就要出發，今晚上就搬進來吧！好不好？莫小姐，小弟弟？

家杵：（一直在「角落」冷冷地看報紙，這時才抬起頭來）早就準備好了，我已吩咐特務長派輪送兵把行李搬進來。

家愷：那就好極了，家彬如果回來，那就很難得的大團圓了，大家樂一樂吧！讓我請一次客，慶賀林莫兩家的大集合，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使我們靠攏得更加緊密了。

啓新：林大哥，我當然奉陪！

家愷：我非常歡迎！

家杵：（靜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呢？）

家愷：他騙了幾天的地板，大概也該想起家來了。

啓明：說起來他們真慘，在上海北站已經露身骨上睡了幾夜了，天氣冷，不曉得他們怎樣受得住。我們昨天去慰勞他們，分東西給他們吃，有人問林先生在上海市政府請臨時碰頭幾個帶頭，他裝怪臉嚇我們，看樣子他們快活得，那裏會想起家來。

（林博士、林太太、曼萍出來，林太太在曼萍耳邊講些什麼，曼萍又退出去，大概是幫徐嫂去了。）

林博士：你們都來啦，歡迎歡迎。（莫長、啓明、啓新都站起來）不要客氣，請坐。

林太太：家常便飯，沒有什麼招呼，簡慢得很。

自強：鄧裏蘇、林太太，我們打擾了。

林太太：我們早給小姐少爺預備好地方了，今天就請搬進來吧！

家梓：媽，莫小姐今晚上就搬進來。

博士：那好極啦，你們移防的命令到了嗎？

自強：前天已經奉到。

林太太：家梓這孩子不懂得什麼，到外邊還靠莫營長特別照應才是。

自強：林太太放心好啦。

家愷：媽，什麼特別照應，你這話真囉嗦，這樣一說，莫營長就難為啦。一位是長官，

一位是部下，特別照應，難道打仗時讓三弟躲在後邊不上來嗎？

自強：林太太，你放心，特別危險的勤務我不派他就是了。

家梓：（霍然站起來，砍釘鐵鐵似的說，營長，我鄭重向你聲明，我不需要這樣特別的

照應，你要這樣幹，我就請求調到別的連隊去！媽，我們在戰場上需要同志的

愛，戰友的愛，就夠了，不要什麼特別的照應，要是有的話，這就是對於軍人的污辱！

家愷：莫營長，家梓的話是對的，我以一個軍人的資格發言，請你接受他的聲明。

林博士：好嘞，好嘞，你們這些英雄們不要把空氣弄得這樣緊張，我以一個醫生的資格發

言，在吃飯之前，這樣是不大衛生的。（大家哄笑）

家愷：爸爸說得很對，我們一致贊成，全體通過！

（隔壁傳來了男女青年的歌聲，起初由少數幾個人唱『旗正飄飄，馬正蕭蕭，槍在肩，刀在腰，熱血，熱血似狂潮……』到了『好男兒，好男兒，保國在今朝』一句以後，人數增多，聲音逐漸洪亮，大家屏息聽着，最先神往的是啓明，其後是家愷，家杵，啓新也很感動，但不似他們的入神，林博士夫婦各有所思，莫營長毫不動容，啓明和家愷，家杵自語，他們的心里說，『進去參加去！』腳步不覺就開始移動了。）

家愷：（一邊拔步，一邊笑說）莫營長，爸爸，我們進去一會兒就回來。（用手勢把啓明，家杵推出去）去，去，去！（三人下）

（四部合唱的，歌聲像波浪似的追逐着）

自強：（恍然有所悟）林博士，我忽然生了一個奇怪的念頭，說出來你看行得通行不通？

林博士：什麼念頭？一個頭腦健康的人總不會生出壞的念頭來的，你說。

自強：我想要是中日兩民族的家長們，都能够好好看管他們的兒女，我想戰爭就不會發生了。

林博士：這個，（笑一笑）這念頭倒怪，戰爭並不是孩子們造出來的。

自強：如果父母們都把他們關在屋子裏，天下就太平了。

林太太：中國的父母親把他們的孩子們關起來，日本的父母們不關他們的孩子們，還不是假的。

自強：不對，有一邊關得住就行了，日本的孩子們跑出來，但是找不到對手，仗還不是打不成嗎？我們打不過人，就只好這末辦了。

林太太：我才不關我的兒子呢，讓他們坐在屋裏等人家來砍頭嗎？（家敏在樓上給歌聲攪醒，匆匆忙忙跑下來，一心想到隔壁去）

家敏：媽，莫營長，你好。（望一眼啓新，笑一笑，啓新的臉一陣紅。）

啓新：（小聲地）他們都過去了。

（家敏點頭會意，逕向左側門口走去）

林太太：家敏！你又野到那兒去啦！

家敏：我看看方先生方小姐就回來。

林太太：不要去！進去幫曼萍姐把桌子擺好。

家敏：（撒嬌）媽！我要去，我要去囉，我去一會兒就回來。（一逕飛跑去了）

林太太：（輕聲歎了一口愉快的氣）唉，兒女長大了，想管也管不着他們了。

博士：（忍不住笑）管一個女孩子都管不着，要把全國的青年男女都關在家裏，這的確是一個奇怪的念頭（歌聲忽又高揚起來，向太太）徐嫂弄好菜嗎？（太太以目示意轉向莫營長）好，莫營長，我們到裏面談，請請，別客氣。

（莫營長，林太太，林博士，莫啓新下，冷場片刻，莫啓新在裏面覺得無聊，一忽走出來，在一張靠椅上坐下，拾起報紙閱讀，隔壁歌聲漸漸停止，他放下報紙，站起來，來回踱着，思索着自己永遠解決不了的問題，忽然抬頭望門口，驚

喜。）

啓新：方小姐！

（方文華扶林家彬上，家彬西裝污穢，但精神興奮）

文華：你來啦，他們呢？（把家彬扶在沙發椅上坐下）

啓新：他們都到你那邊練歌去了，我爸爸在裏面和林伯伯聊天。

家彬：他是誰？

啓新：我叫莫啓新。你是林家彬先生嗎？

文華：我忘記了給你們介紹，他是莫啓明小姐的弟弟，家敏姐姐的朋友。家杵哥就是在

他父親的營部里工作（向啓新）你猜對了，他就是家彬哥。

啓新：我姊姊曾提過林先生，很對不住，我沒有趕上慰勞你們。

家彬：（呆呆望了啓新一眼，然後突然伸出右手來）好兄弟，我們握手！我們正要跑接

力賽，需要不少的年青夥伴們，我請你跑第四環，那時候你該廿二歲了吧！哈哈！

第二幕

你今年幾歲？

啓新：十八歲。

家彬：好傢伙，同我妹妹剛好同年啦，我希望你也有我妹妹那麼懂事，文華，你說是嗎？

家敏：真了不起，我要好好給她選擇一個朋友，一個同志，文華，你也不錯，我可沒有忘記贊美你，全中國的年輕夥子們都不錯。

文華：你安安靜靜歇一歇吧！我叫你不要喝得太多，喝醉了就胡扯，你得聽命令，閉上眼睛，好，就這樣，把頭向後靠，對，這才是了。

家彬：（閉着眼睛，但他的思慮沒有停止）我聽你的命令閉上了眼睛，但是要請你收回你剛才那句話。

文華：收回什麼話？

家彬：我並沒有醉，我是清醒的。（朗誦）衆人皆醉我獨醒……

文華：好好好！我承認你沒有醉（向啓新笑，用眼睛招呼他走過一邊）好好地養一養

神，從上海諸顧的一天開始，就沒有好好地睡過一晚。聽我的命令，不許開口講話，講話誰也不睬你。

家彬：（仍然閉着眼）又是命令，你的命令比世界上最專制的魔王的命令還要殘酷。

文華：（又急又好笑，簡直無法可施了）啓新，走，我們出去一會兒，別理他。

啓新：（不動）你放心，我不會逗他聊天，我在這兒等着，也許他需要我做些什麼。

文華：他需要你跟他作十年的接力賽跑，你跑第四環，還早得很呢。（裝一個鬼臉）我回家去一轉就過來。（下）

家彬：（閉着眼睛微笑，冷場片刻。）她走囉，我也希望她回去休息一會兒，她也累啦，小兄弟，你剛才握我的手多麼有力！呵，我許久沒有看見爸爸和媽媽了。

啓新：（閉着嘴笑）……

家彬：小兄弟，爲什麼不睬我呢？你也是聽她的命令的麼？

啓新：（轉身來把背向着家彬）……

家彬：好傢伙，你也是個善於服從真理的人，對啦，真理的命令要我們死，我們一定不畏怯不退縮，我的上帝，她什麼時候才回來命令我張開眼睛呢？小兄弟，你站在屋裏幹什麼？我真想看看你眼睛裏面轉什麼念頭。（林太太上）

林太太：誰在外面講話？

家彬：媽！你快來，請你叫我睜開眼睛。（閉着眼睛站起來）

林太太：唉呀！我的老二，你一口酒氣，你說什麼瘋話呀？

家彬：（睜開眼，緊握着母親的雙手）媽！你好嗎？看見你我真快活，爸爸呢？

林太太：（從頭到腳端詳他一番）唉呀，我的天，你儼成這個樣子，快進去洗洗臉囉！老大也回來了，等會兒你就看見他。

家彬：大哥也回來了？這樣說，我們真是全家福了，（雙手搖着母親的肩頭，他的心已在擁抱她了）媽媽，我們兄弟們大夥兒要叫你快活得淌出眼淚來。

林太太：（她的眼淚已淌出來了）我的兒，你還回到上海嗎？

家彬：不同去了，媽。

林太素：好，那就在家里住下吧！外面時局不好，早晚會有戰事發生的。你在上海我怎麼放心得下。

家彬：媽，我在家住一個月。就進砲兵學校，我要當砲兵去，戰事一起，我就開第一砲把虹口的日本鬼轟出去。

啓新：林先生，我們童子軍第五分團一定幫你的忙。

家彬：媽，你看，我們並不是孤軍作戰呢！有全中國的人民跟在後頭。而尤其是年青人，我們倒下去了，他們會跑步跟上來的。

林太素：不要胡說八道，快進去洗換去吧。

（家愷、家杵、家敏、啓明、文華，從左門一哄而入，林博士、莫營長曼萍從右門上，從四面八方投送過來的問候聲，歡呼聲混做一團，突然使家彬像夢剛醒似的迷惘，他抖抖他的頭，站起來，向四圍探索着，頭昏得搖搖欲墜，文華趨前去

扶他）。

家彬：諸位，請原諒我，我一時眼花，看不清誰是誰來，呵，爸爸，我看見你了，（迎
姐，你長得更漂亮啦，這位是。……）

自強：我是莫自強。

文華：就是啓明姊姊的爸爸莫營長。

家彬：對不起（側過臉來，看見一羣年青的兄弟朋友們，非常激動，）呵，大哥、三
弟、四妹、朋友們，看見大家，我快活極啦！（過去和大家熱烈地握手）你好，
你好，你好！……

家彬：（向大家揮一揮手像司儀介紹一位將要出場的名演員似的姿式）大家看家彬在向
我們演戲呢，他的戲精彩得很，讓開一點，請他繼續表演下去。

家敏：大哥，不要再開玩笑，他實在是累透了，我聽說他喝酒來提神，我看還是讓他洗
澡，睡覺去吧！

家 杵：讓他說完請願的經過再去休息。

啓 明：我們也想聽聽。

文 華：你就簡單點說吧！

家 彬：（在極度地激動過後感到一陣空虛，一陣深沉的憂慮與寂寞襲擊他，緩緩地說）

我們幾千學生跪在上海市政府的石階前，我們冒着風霜，睡在北站的月台，和枕木旁邊。我們冒着生命的危險把火車開出來。我們又打滾在中央大學的地板上，這是爲的什麼，媽，你懂得嗎？我們是爲什麼？！懂得我們年青的人是太少了。因此，我們有時又感到非常的寂寞。……

曼 萍：伯母，家彬哥好像在外邊受了什麼委屈似的。

林太太：讓他說下去，這樣比悶在心裏好過得多。

文 華：家彬兄，你錯了，有我們在這兒呢，我們是不會寂寞的。

家 愷：你是疲勞過度想錯了，我們是不會寂寞的。

家彬：（眼睛含着無窮的希望）是的，我也希望我是想錯了，委員長也對我們說：

我有你們，中國有你們，還有什麼事情幹不了呢？」這幾句話，把我們的一切疲勞和憂慮都掃光了。上海市裏的代表也說「上海一定是戰國的上海，光榮的上海斷不會是屈辱蒙羞，讓人踐踏不抵抗的上海。」聽了這些話，我是願做一個英勇的砲兵，把我的血肉和國土壓在一起，爸爸！你同意我進砲兵學校嗎！中國需要更多的好軍人，就像需要更多的好醫生一樣。

林博士：你自己深思過而自願做的事情，我從來不反對。

家彬：（躊躇不盡）爸爸，我會好好兒幹的。你放心，媽，你也放心好了。（身體疲勞

欲墜）

家媽：媽，二部實在太累了，讓他休息去吧！

家憐：家彬，你歇去，晚上再暢談，我帶上有好的杭州龍井茶葉和藕粉回來，回頭大家圍一邊進餐，方小姐你也談過來談熱鬧。

文華：（點頭）我一定來（向家彬）你看大家都要你休息，你還不走？

家彬：（給大家的話所感動，用一種低沉而情感的語調傾訴他的積悶）是的，我是應該休息的，每一刻鐘，都有好心腸的同學們，朋友們勸我休息一會兒，是的，我是應該保重的，在上海學校裏，在市政府的門前，在北站的月台下和枕木旁邊，有許多多的和竊聲音叫我們保重，感謝每一顆善良的心。感謝每一顆真摯的面孔，感謝那些熱情的手，淚汪汪的眼睛，感謝那些給我們送麵包，送開水的兄弟姊妹們，但是，我更感謝我們的祖國，沒有祖國，這些善良的靈魂，就會沒有了生存的地方。（稍歇，感傷地）我七天沒有睡好的睡過，一閉上眼睛，我就看見那些面黃肌瘦些手，那些眼睛，當我肚子餓，喉嚨乾的時候，看見那些兄弟姊妹們雙拳捲起來，餓得眼淚水，我的心在跳，我的手在抖，我睜眼淚流在麵包上面，（忍著濃烈的悲酸，幾乎要哭出來）大家都低垂着頭，文華用手拭去自己的鼻子，（敏感地背過臉去揩眼淚，曼萍扶著低頭的林太肉，）我心里在想，祖國，祖國是什麼？

龍國就是這些不認識的孩子們，就是我們的父母親，兄弟姊妹們！朋友同學們，就是我們脚下踏着的溫暖的土地，就是我轉雙手摸到的一切可愛的東西，我們深愛這些人們，深愛這一切的東西，誰能從我們的面前搶去！（大聲）誰能從我們的面前搶去！（隔陣歌聲又起）唱的是從中間第八節「旗正飄飄」……

（老年書夥子們和着歌聲接下去，幕徐徐落）

第二幕

第二景

二十六年八月，七七抗戰第二月，傍晚。

曼萍和家敏的共同寢室，曼萍的行李已經收拾好。

開幕時，正值解除警報，遠處一片烏……聲，室內電燈盡熄，曼萍和張名得在黑暗中上。

曼萍：討厭死，別胡鬧啦，名得，我煩死了。

名得：（站在電燈開關的門邊，擋住曼萍）不要開電燈！

曼萍：幹嗎不開電燈？已經解除警報了。

名得：我說不要開！

第二幕

曼萍：（搶前去）我偏要開。

名得：（電燈突然亮了，把龜擋在她背上的手放下來）看你這股勁兒真好玩。

曼萍：我煩得很，不要惹我。

名得：（陪笑臉）好，遵命照辦，我們談正經事好不好？

曼萍：（正色）告訴你，我在防空洞想過了，我不想跟你到四川去，我要留在這兒。

名得：這就怪啦，這又不是你的家，你留在這兒幹嗎？

曼萍：我從小就沒有家，不是今天才沒有。

名得：可是你忘記了，我們的家是在……

曼萍：什麼「我們的」家，我沒有家。

名得：唉呀，這倒是希奇的新聞了，我們既然訂了婚，總得有個家的呀。

曼萍：這得很呢，打仗的時候，天天死人，說不定輪到我們的頭上。

名得：哦——幾乎把我嚇一跳，原來你是擔心這個，小寶貝，你別愁，我們的家就靠近

峨眉山，那里保險得很，一千架日本飛機也炸不着我們。

曼萍：我不躲，林家的孩子們一個也不躲，他們在空軍里，在炮兵團，在陸軍中他們一個也不躲。

名得：你真是傻孩子，他們的家是在江南。想躲也沒有地方好躲，我們的家是在四川，我並不弱過他們，保護家鄉的日子還在後邊呢。

曼萍：既然這麼說，你們四川的軍隊為什麼今天開到蘇州去，他們為什麼不躲在四川等鬼子來才打？

名得：（語塞）你——你——你是中了方小姐他們那班人的毒，他們是書不唸到鄉下去胡鬧，你看着到頭來他們是會一事無成，誤了自已的，我可不那末傻，救國之多端，好好讀書也就算是對得住祖國了。

曼萍：我不跟你辯論，我已經決定不走了，我走，我的心還是在這兒的；我對不起他們，他們在前綫在鄉村流血，我們却要到峨眉山享福去，我慚愧，我害羞，我沒

有面目見教育我幾年的林伯伯。

名得：（望曼萍的眼睛）……

曼萍：（猜不透名得的用意）你看着我幹什麼？

名得：（狠狠地）你不走，你呆在這兒等誰？

曼萍：（傷心憤激）你說！你說！你說我在這兒等誰。

名得：（慢吞吞地）我可不曉得，女孩兒的心事，我猜不透，你自己想一想，你也不是

小孩子啦，我不說，你自己也該知道，再說，南京一旦澈底疏散，林伯伯他們還不是要走，趁今天的差船還不太擠，早點趕到漢口去，你得早下決心拿定主意，

再遲誰也顧不了誰，我可不能老等你了。

曼萍：（心軟下來）名得，你不要逼我，你讓我慢慢再想想吧。

名得：（憤憤）想想想，你就快把青春都想完啦！

曼萍：（無限的憂傷）名得！

（啓新跟林太太上）

林太太：曼萍，你們又鬧什麼別扭了，防空洞里面悶死人，我再不去躲了，啓新，下次警報你自管去躲，不要理我，我這條老命不值錢了，你們年青人該好好保重，怎麼，張先生不是說今晚上要曼萍搭差船上漢口去麼？

名得：是呀！林伯母，我什麼都預備好了，曼萍的行李也檢好了，可是她現在又變了卦！

林太太：（望望曼萍嘆一口氣，和竊地）曼萍（欲言又止）……

曼萍：伯母，我難過得很，我捨不得大家，我捨不得可愛的南京。

林太太：傻孩子，日本鬼就要打過來了，捨不得也要分手的呀！

名得：可不是，人生無不散的宴席。

林太太：啓新，你坐腳踏車去看林伯伯和家敏忙成什麼樣子了，傷兵那麼多，醫院人手又少，真把他們累壞了，你姐姐還沒有回來嗎？

第二幕

啓新：抗敵後援會派他們守夜班，在下關車站歡送江西過來的國軍，今晚上不會回來了，我現在就看林伯伯去（下）

林太太：（感嘆）可憐的孩子們！整天關照弟兄們的吃喝，連自己的吃喝都忘掉了，曼萍，你就打定主意先走吧！回頭我們在漢口在昆明都可以再見的，林伯伯的軍醫有了命令也會走的，張先生，曼萍這孩子在我這兒待了幾年，可憐她無父無母，我早把她當成自己的女兒一樣看待，這回就拜託你好好照料她吧，在兵荒馬亂的今天，我也等不得喝你們的喜酒了！

名得：伯母，你放心，我不會錯待她的。

曼萍：（掩面哭泣）伯母，我是走了，心還是在你老人家這兒的。

林太太：傻孩子，你不能在我這兒待一輩子的啊，（拭淚向名得）什麼時候上船？

名得：馬上就去，要不是警報，該早就上船去了。

林太太：（四顧茫然）滿屋子的人都走光了，讓我來送你們一程吧，曼萍，振作起來，把

東西收拾好。

名得：都收拾好了，就剩下她一顆心還沒收拾好。

林太太：你們再待一會兒，我叫徐嫂給你們僱輛車子來，（下）

（遠處有我方飛機的聲音，曼萍的心神給這聲音所吸引，呆立在室內）

名得：你怕什麼？這是我們的飛機。

曼萍：名得，我不怕，我什麼都不怕了，真的愛我，你該懂得我此刻的心事的，你懂得麼？

名得：女人的心事不好懂，就是你也不能例外。

曼萍：那你就不要了解我了。

名得：這話怎麼說？

曼萍：我寂寞得很呢。

名得：爲什麼？

第二幕

曼萍：我的心感覺到我們離開南京，不是生離而是死別。

名得：我懂得，我懂得，南京快丟了，南京快從我們的眼前死去了，所以你好好離別南京而感到傷心，感到寂寞，是不是？

曼萍：不，南京雖然會受傷，會被污辱，會給敵人佔去，可是她是永遠站立着不會死的；

死的是我們，是我們倆而不是南京。

名得：這簡直是瘋話。

曼萍：所以我說你不曾了解我。

名得：你說我們怎麼死法？我們還呼吸着，我們的血還流着，死神離我們還得很。

曼萍：我說不是身體，我說的是我們的心，我們的心已經快要死了。

名得：簡直廢話。

曼萍：你若果懂得愛情的價值，你就懂得今天背棄了自己的愛人，將來見面的時候慚愧

不慚愧。

得：越扯越遠了。

曼萍：啊，我忘記你是學法律的，你只會背熟條文，條文以外的事就不大關心。

名得：你該記得我還沒有畢業了。

曼萍：（自語）南京——啊，可愛的南京啊，你就像是我們的愛人，今天我們背棄你了，一滴血，一滴汗也不會爲你流過而背棄你了。

名得：好一個感傷派的詩人。

曼萍：（堅決地）好吧，我們走吧，精神崩潰的人的心腸是軟的，也是狠毒的。（家敏

神色倉皇匆匆奔上）

家敏：啓新呢？你們還沒有走嗎？我的天，他跑到那里去了呢？

曼萍：出了什麼事情呀？家敏。

家敏：家杵哥受傷了，剛從救護車裏給人抬下來，因爲流血過多，不能說話。爸爸要輸血給他，出錢買也沒有人肯，爸說不輸血就有性命的危險，我當時就自願輸血給

第二幕

至哥，爸也沒法，只得依我，一次抽了一百〇〇，就不能抽了，爸說還不夠，我想起啓新來，他是會肯的，他那兒去了呢？你快說呀。

名得：剛才林伯母叫他乘腳踏車到醫院看你們去了。

家敏：爸一定不肯請他輸血的，定要我請他才行，對不住，我不能送你們了。

曼萍：家敏，我去輸一百個〇〇行不行呢？

家敏：你？你就要上船了，不行，因為你的心臟——（望一眼名得）

名得：（本能地警覺）我要不是會暈船，我也可以去輸五百個〇〇的。

家敏：（譏誚的口氣）這五百個〇〇太多了，先生，（望曼萍）對不住，我要走了。

名得：（把曼萍的幾個提箱提起來）我們走，剩下的東西叫徐嫂來搬。

曼萍：（環顧了四週，悵悵地）一點也不錯，我們是一滴血一滴汗也不會爲南京流過就

離開她了。

名得：流血的人有的是，少說廢話，我們走。

(兩人在飛機起航的聲響中下幕落)

第三景

二十六年九月的晚上

林博士自從戰爭開始，就了陸軍醫院的特聘醫生，家裏的候診室已改爲會客室了，開幕時，一羣青年的孩子圍着剛剛出院的林家杵在談戰爭的新聞，家杵左手上還吊着綁帶，精神煥發，站在屋中間，臉上堆着甜蜜的笑容，家敏，啓新，啓明纏着他不放。

啓明：家杵哥，好容易才等到你出院了。快告訴我們前方的新聞吧！

家杵：你們別鬧，前方回來的軍官是不大願意和女孩子們談戰場上的新聞的。

啓明：（同時）不，我們要聽。

啓新：家杵哥，你是怕她們聽了會發抖，是不是？

啓明：（同時）見你的鬼，我們才不怕。

家敏：爸爸禁止了我一星期不准講話，今天才開恩，我一定講的。

啓明：你的手還痛嗎？

家杵：好啦，（摸他的綁帶）你們都背過臉去，朝那邊看！

家敏：你看，你傷才好，又來耍什麼把戲。

家杵：快向後轉，沒有命令不許看我。

啓明：好，（向後轉）看你要什麼把戲。

（家敏，啓新對看了一眼，然後也轉過身去）

家杵：（迅速地解除他的綁帶，捲起來放好，輕輕運動他的左手，然後兩手交舉大聲嚷）

好！你們看，感謝上帝。

（三人回轉身來，大家看着家杵，張手轉抱，精神煥發的情狀都給一種強烈的歡喜所沖激，一擁而前）

家 杵：（環抱着三人，感動地）不，不是感謝上帝，而是感謝你們，你們的血救了我的命（和啓新握手）啓新，謝謝你，我的血管里面，流着你的血，（握家敏的手）也感謝你，四妹，（握啓新的手）你的關懷我永遠都不會忘記的。

家 敏：你忘記感謝爸爸了。

家 杵：我沒有忘記感謝爸爸，我也沒忘記感謝別的醫生和看護，唉呀：我要感謝的人多得說不完呀——我想起了還有一位小姐我也是永遠要感謝她的。

啓 新：這是家杵哥的好消息。

啓 明：誰呀？快說！

家 敏：我們認得的麼？

家 杵：認得認得，她就是我們隔壁的方小姐。

家 敏：（同時）方小姐！

第二幕

家杵：就是她。

啓新：你們的故事是怎樣開始的？

家杵：等我坐下來慢慢告訴你們吧。（坐下）

家敏：（望着啓明，一團疑惑）她不是和家彬哥很要好的麼？

家杵：這有什麼關係，你們真是大驚小怪。

啓明：快說呀，我們好給你道喜。

家杵：（慢吞吞地）啓新，故事是這樣開始的，上個月前有一天晚上我們從下關車站出發到上海去，半夜里，我們的車快開了，我坐在車箱裏幾乎睡着，突然聽見一位小姐在月台上嚷：「親愛的同志們！把你們的帽子伸出窗口外面來！」我給她吵醒了，擦擦眼睛一看，原來就是方小姐，有幾個人跟在她後面，提着一個大圓籬，里面盡是些香煙啦，雞蛋啦，餅干啦好吃的東西，我把我的帽子脫下來，雙手捧着伸出窗口去，我等着她把給我的東西放在我的帽子上，然後——（神采嚴肅）

然後，我們緊緊握着她的手，我說「方小姐，我們感謝你，我一定領着我這一連弟兄，喚着你的名字，去衝鋒殺敵的」，她知道是我，高興極了，她說，不要感激她，要感激那些好心腸的老百姓。

啓明：後來呢？

家杵：（笑一笑）後來，後來我們的火車就開了，這個故事由開始到結束還不到五分鐘，一定不能滿足你們的好奇心的，尤其是這位哲學家（向啓新）是不是？

啓新：你的故事是很感動人的，我也碰過一回，姐姐，你還記得嗎？我們上月在鎮江車站服務的時候有一次來了好幾列車的廣東軍隊，他們是從漢口坐船來的，我們又不懂他們的話，送東西給他們吃，他們開口譏譏咕咕一連串，我一句也不懂，有一個老兵，他領了東西，捏着我的手，眼淚掛在眼角邊，扁着咀，對我說，「唔該，唔該」。

啓明：「唔該」就是感謝的意思。

啓新：我後來才曉得。

家杵：前幾才有趣哩，五十多個師，一百種以上的方言，簡直是鬧不清，那一省的軍隊都有，五花八門，好像是開什麼展覽會似的，在我們左邊是一一二師的貴州兵，右邊是一五四師的廣東軍，後邊是一〇二師的東北軍，還有數不清的各省的軍隊，我們覺得很熱鬧，就難爲了前敵指揮官一個人。

家敏：怎麼會難爲他一個人呢？

家杵：他要和幾十個師的師長或參謀長通電話，他沒有進過方言大學，所以就吃了不少苦頭，碰着廣東的師長，他就在電話筒裏，「什麼？什麼？你講乜野」鬧了半天也鬧不清楚，（大家一陣笑聲）

啓新：我爸爸好嗎？

啓明：是呀！我們兩個星期不接他的信了，你說說他近況怎麼樣？

家杵：（回答復他們的詢問）好。

家敏：二哥呢？你碰見過他嗎？

家杵：二哥在砲兵團，不配屬我們這一師，他在左翼，離我們還得很。

家敏：希望他安全就好了，你想他會安全嗎？我們已經十天沒收過他的信了。

家杵：我在蘇州等命令時碰見過他一次，那天晚上我們喝了酒，聽一位隨軍服務的華僑

小姐彈鋼琴，我們有的唱歌，有的在地板上打滾，二哥抱着椅子跳舞，大家高興得很，我也喝醉了。

啓新：蘇州什麼地方？

家杵：就在宋希濂師長的公館裏，他的家眷和一切東西都疏散了，就剩下一架鋼琴沒有搬。

家敏：你們倒會作樂。

家杵：快樂對於一個戰士是很重要的，我們是人，就該有人的享受和待遇，今天還沒有幾個人懂得這個道理呢，能够快樂地生，才能够快樂地死，啓新你懂嗎？

啓新：弟兄們在前綫……

家杵：（截斷他）小兄弟，我想你一定會有許多問題問我的，在小姐們的面前，請你不要把空氣弄得太嚴肅吧！

啓新：我——你答應我問一個問題，就一個問題。

家杵：（望着家敏啓明笑）你們不討厭就行。

家敏：問呀！問呀！還不問？

啓新：聽說敵我傷亡的比率是一與八之比，敵人死一個，我們死八個，是不是？

家杵：到今天爲止，還沒有準確的統計，敵人的火力是優勢的，他的排砲，隨散砲，迫擊砲，野戰砲，機關槍，飛機，洋艦甚至一切後勤組織都比我們佔優勢，我們原來是一個工業落後的國家呀！

啓新：這樣說，退却是一定的了，我們犯不着犧牲那麼多的人和敵人在沿海一帶作戰。

家杵：到非退却不可的時候，一定會退却的，現在是用血肉築成長城來掩護後方資源人力的撤退，預備在內地重建我們的抗戰根據地，後方的建設工作做得好，我們前綫戰士的血就不算白流了。

啓新：你說怎樣才算做得好呢？

家杵：（笑）你這問題可提得太大了，我只能告訴你，前方英勇的作戰，後方努力的生產，每一個人都盡了他應盡的力量，就行了，至於那些對作戰與生產毫無幫助，甚至還破壞作戰與生產的人，我們還得像敵人一樣肅清他們，他們是日本鬼子的拜把兄弟，（向家敏）家敏，自從你進陸軍醫院幫爸爸的忙後，你讀了些什麼書呀？

家敏：你別替我擔心，我精通我本身的工作，精通看護傷病者的工作。和你精通打仗的業務不相上下。

家杵：那很好，你也許還向啓新學一點旁的什麼東西呢？

啓明：（笑）他們在研究哲學呢？你考問她一下看。

家敏：啓明姐，你別胡扯，我揍你。

家杵：你們這一代的孩子們有很多都上了哲學迷，我可不行，我的腦子轉不過來，我只曉得馬克心式的平高射機關槍的有效射程是二百到一千公尺，也許我連這個也記錯了，哈！哈！哈！

（徐嫂在門口出現）

家敏：徐嫂，什麼事？

徐嫂：有一個人他要看莫小姐，問我莫小姐在不在家，他穿一件棉大褂，好像很面熟，我一時記不起誰來。

啓明：（疑惑）是誰呀？

啓新：有多大年紀？

徐嫂：四十來歲的樣子。

啓明：是誰呢？那你就請他進來吧！

徐嫂：他不肯進來，還問林連長有沒有回來。

家杵：他問我幹什麼？

徐嫂：我也不曉得。

家杵：你當時有問他貴姓嗎？

徐嫂：問過了，他說姓莫。

家杵：（內心痛苦，自語）哦，原來你也回來了，好一個無恥的營長，你還好意思回來，你敵前逃亡，還有面孔回來見自己的兒女，你不怕羞辱自己，也不該來羞辱你的至親骨肉，（向徐嫂命令式地）你出去請莫營長上來，你說林連長不在家。

徐嫂：是。（下）

啓新：家杵哥，爸爸真的是……

家杵：在八字橋陣地第二次夜襲之前，他叫營附集合全體弟兄訓話，要搶回白天失掉的

陣地，隊伍集合了老半天，營長却逃走了，我們在廁所里面找到了他的軍裝？可恥啊！軍人的榮譽都給他沾污盡了！

啓明：（哭倒在家敏懷裏）爸爸……

啓新：（咬牙切齒，無限的悲痛）……

家敏：（嚴厲地）啓明小姐，我給你爸爸在這兒站十分鐘的自由，他不走，我就把他逮捕，他是應該槍斃的，（向家敏）我們走開。（和家敏從右邊門下）

（冷場片刻，啓明姊弟倆墮在痛苦的深淵中，啓明焦急萬分，趨前握着啓新的雙手）

啓明：弟弟，你說怎麼辦呢？

啓新：（悲憤）怎麼辦！讓林連長把他逮捕吧，這是活該的。

啓明：弟弟，你瘋啦，好歹也還是我們自己的父親啊！你怎麼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呢！

啓新：我瘋，我瘋，我真快瘋啦，恨不得地下有個洞給我鑽進去，（痛極而哭），我

不要見他。（奪門奔出）

啓明：（掩面而泣，靜場）

（莫營長穿長掛便服，神志惶惑，出現門口）

自強：啓明。

啓明：（一個震撼，不敢抬頭）……

自強：（慢慢走進來）啓明！

啓明：（抬頭，泣下）爸爸！

自強：（無限的懊悔與痛苦）啓明，你們剛才的話我都已聽到了，我——我——我也是爲你們設想而逃的。我愛你們，我不願你們孤苦無依，我……

啓明：（截斷）爸爸，你也不必多說什麼，我們已經不是吃奶的孩子了，我們不會餓死的，你這樣下場，反而給我們蒙了一生的恥辱，受了一生的痛苦，你自己也一生見不得天日，一生受良心的責備，你不要多說了，你要上那兒就快去吧，你在這

兒呆上十分鐘，林連長就會把你逮捕回去槍斃的。

自強：（沉痛）既然是這樣使你們痛苦，使你們受辱，我也不願意走了，就讓林連長逮捕我，槍斃我吧，這十多天來的痛苦我也受夠了！

啓明：（驚駭）爸爸，不，你不能在這兒，你走吧！

自強：（堅決）啓明，你不要勸我，我本來打算見你們一面就走的，我給你們送一點錢來，這兒就要疏散了，林伯伯他們也要移動的，今後你們的生活誰來照顧呢？我活着，就是要給你們想辦法的，可是，啓明，現在我倒不想活了，剛才我碰見啓新一路哭着走出去，不敢看我一眼，我的心已經碎了，我還是死了的好啊！

啓新：爸爸，你快點走吧！錢也不要留下來，帶着路上用吧！

自強：哦！我全營弟兄死了四分之三，林連長也受了重傷，我聽見別人說，我難受極了，我懊悔我背棄了他們，我的罪惡是長江水也洗不乾淨的了。

啓明：爸爸，你別難過了，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呢？

自強：你是說我有什麼遺憾麼？我要先看看林連長才有話說。

啓明：不，爸爸，你不能看他，這簡直是自投羅網，他是說得出做得出的，你快點走吧，我求求你！

自強：（無可如何地）這樣，我將來還能再看見你們嗎？

啓明：去吧，不要掛念我們。

自強：（悵悵地）我將來還能再來看你們嗎？

啓明：你平安就來看我們吧！我們也許會疏散到昆明或重慶去，林伯伯答應送啓新進大學，我要到戰地工作去，我願意到前線去替戰士服務，給他們一點幫助，一點鼓勵，也算沒有白過日子，你不要掛念我們，放心去吧！

自強：啊！啓新這孩子連一眼也不望我。

啓明：你由他去吧，他傷心得很，他是從來沒有哭過的。

自強：哭，今天的生離不就是死別嗎？孩子也不認我了。

啓明：快點走吧，爸爸，（把自強推出去）

（自強倒退到門口，對着垂下頭來的啓新，許久許久，終于毅然下）

（幕在啓明的啜泣聲中徐徐落。）

等 四 景

二十六年十一月，清晨。

在南京下關的江邊，天上烏鴉盤旋，江面白浪滾滾，一位白髮斑斑身穿軍服的軍醫官林博士，一等軍醫正站在江邊望着悠悠東去的江水，一些忙碌的軍醫跑過來，向他敬禮，遞文件給他，他看看，簽簽名再回頭去注視長江的流水，江面汽笛頻頻，林博士向那些向西開行的船上的國旗行注目禮。

一位戎裝的女護士，藍布長裙，紮皮腰帶，帶軍帽，含笑走過來，站了一忽，然後喊一聲「敬禮」，向博士行舉手禮。

林博士：（匆忙致禮），什麼事？（發覺是家敏）哦，——原來是你，媽媽和啓新徐上船了嗎？

家敏：都上船了，爸爸，你在看什麼？

林博士：（不勝感慨）好孩子，我要多看幾眼南京，等船一開行，我們就難得再看見她了。

家敏：（了解老父的心情，過去偎依在博士的身邊，苦思着安慰老父的話）……

林博士：孩子，你看見挹江門嗎？（指向左邊）多麼雄偉的城門呀！我們祖先遺留下來的古城！

家敏：爸爸，你別傷心，你聽我說，只要我們的心不死，南京永遠是我們的。

林博士：好孩子，你的話不錯，只要我們能努力到底，奮鬥到底，終有一天會回到南京來的。

家敏：好哇，我們那時候，一定給爸爸蓋一間屋子，讓爸爸在那兒繼續血液循環的科學。

研究，好向美國皇家醫學會提出震動全世界的科學論文。

林博士：（慈和地微笑）好得很，我一定完成這篇科學論文。

家敏：還有，我還要送給爸爸一個勳章。

林博士：什麼？你也有資格送勳章？你又不是維多利亞女皇。

家敏：我用全國護士的名義，或者用榮譽軍人的名義送勳章給爸爸，感謝一位大醫生對

于國家，對於戰士服務的功勞。

林博士：好孩子，我聽你這樣說，我很高興，你看見嗎？我們的國旗。（指向江心）

家敏：（肅然立正）我看見，爸爸。

林博士：我一看見國旗，就想起你的大哥。

家敏：（憂戚）爸爸，我們談些別的吧！

林博士：你的大哥是值得用國旗來覆蓋的，沒有死，他永遠活在全中國人民的心裏。

家敏：爸爸，大哥是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的，他的名字，已經成了空軍隊伍的名字了，

日本鬼子天天碰着他，一個林家懺贖牲了，千千萬萬個林家懺贖飛在天空，用他的名字，爸爸，誰能說大哥死了呢？

林博士：是的，他的美名永遠長存，與日月爭輝，唯一的遺憾，怕只有這一件事了。

家敏：什麼遺憾呢？

林博士：聽你媽說，她還沒有愛過誰呢！

家敏：不，爸爸，媽不曉得，大哥是愛過的。

博士：愛過誰呀！為什麼你不告訴我？

家敏：告訴爸爸也沒有用，大哥是愛着曼萍姐的。

博士：有這回事？

家敏：是的，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就因為大哥愛曼萍姐，所以才又拒絕了曼萍姐的愛。

博士：我不明白。

家敏：事情原是很複雜的，除了曼萍姐大哥外，只有我一個人曉得，曼萍姐也愛大哥，

但是大哥好像知道他一定會死似的，他不願意曼萍姐做個寡婦，冷冷地拒絕她了，後來她和姓張的訂婚，是出於不得已的，大哥也活在曼萍姐心中，他還有什麼遺憾呢？

博士：這樣說曼萍這孩子太可憐了，（一個傳達跑過來敬禮，送了一張報告表給博士）有人找我，你可請他到這兒來。

傳達：是！（下）

博士：孩子，你看爸爸頭髮都全白啦，是不是？

家敏：爸爸精神比青年人還要旺健得多呢。

博士：你看這江面有好寬？江就是浦口，右邊是宣城蕪湖，左邊是鎮江，是紫金山雨花台就在這一角，不久，這兒就會變成屠場了，你二哥的砲兵團聽說在紫金山附近，你二哥的軍隊要守光華門外的飛機場，敵人要是迂迴宣城，我們的軍隊只好泳水渡江了，今年的天氣冷得好厲害啊！

家敏：爸爸，啓明姊和三哥都來了。

博士：在那兒？

家敏：那不是！

（家杵，啓明飛奔上來）

家杵：爸爸！

啓明：林伯伯！

博士：（端詳啓明的服裝）啓明，你真的武裝起來了。

啓明：可不是，林伯伯我們師部的女同志真不少呢？

家敏：你怎麼會碰着三哥的。

啓明：家杵哥來師部約我給你們送行的。

家敏：那麼買了些什麼東西送我呢？

啓明：（笑）買了些南京板鴨，都交給徐嫂放好了。

第二幕

家敏：快告訴我你的通訊處（取出筆記本來）

家杵：軍郵第二九九……

家敏：（截斷）三哥，你不能代表人家說。

啓明：（不好意思）伐字二十三號附六號信箱。

家敏：（寫）伐字二十三號附六號信箱（放好筆記本）

博士：部隊就守在這兒不會移動嗎？

家杵：是的，死守在這兒，最少有十個師。

博士：（鄭重地），杵兒，我們剛才談到你大哥，他是永遠活在人們心中的一個人。

家杵（肅然）爸爸，我明白。

博士：你要好好爲國珍重，不要掛念我們，你媽最疼愛你，因爲你自小就多病不比大哥

二哥那樣頑強，不要讓蚊子咬着，生起瘡疾來。

家杵：爸爸，我記得。

(江面汽船的汽笛聲響着)

林博士：一百多人的性命掌握在你的手裏，就是一百多個母親，一百多個父親都祝望你的成功，祝望你的健康，你是懂得愛你自己的父母親的話，你就該懂得如何愛護你的部下，不讓他們受冷和挨餓，你有一點薄待了他們，你就會傷了他們父母的心，也就等於傷了我和你媽的心了。

家杵：爸爸，我明白。

博士：(轉向啓明)啓明，我也有幾句話叮囑你。

啓明：林伯伯，我聽你的教訓。

博士：我本來是不放心你到部隊去的，可是你既然是那麼堅決，我也不好帶你走，古人說：「士可殺，志不可辱」，我也只好成全你的志願了，你弟弟很沉毅，很用功，我一定給他升大學，你不要担心，你在部隊凡事都要小心謹慎，(向家杵)你要時常照顧她，當作自己的妹妹一樣看待。

第二幕

啓明：林伯伯，謝謝你的教訓，我一切都會當心的。

（差船上的汽笛「都……都……」響着）

林博士：（向家敏）家敏，你過去問看護長，三百九十七號的傷兵都上齊了沒有？

家敏：是。（從左邊下）

博士：（向啓明）你看見啓新？

啓明：在船上看見了，他正陪着伯母搬東西。

博士：你去叫他到這兒來。

啓明：（望一眼家敏）好，我去叫他來。（下）

博士：（小聲地）你看有把握守多久呢？敵人是不是從廣德那邊想迂迴到宣城包圍我們？

家敏：說不定會的，各種徵候都像是要作一個左翼迂迴大包圍的樣子。

博士：那麼，你們的退路呢？

家杵：這倒不用擔心，四方八面都可以突圍，敵人的包圍部隊並不大雄厚。

博士：你樂觀嗎？

家杵：沒有理由悲觀，這是一個戰爭一定要勝利的，正義是在我們這一邊。

博士：你不悲觀，我就比什麼都放心了。

家杵：看情形是快要開船了。

博士：（看錶）大概還有一刻鐘，我還要問你一件事，你不要瞞我。

家杵：除了軍事秘密，我什麼事都可以公開。

博士：（和悅地笑）這一別又不知道要多少時候才能見面，我要知道你對啓明的感情怎樣，讓我去告訴你媽知道，她對你們這些事情，比什麼都還關心。

家杵：（藉氣地笑）爸爸，你告訴媽，我和啓明的感情很好，以後怎樣，才曉得了。

博士：我們知道就行了，將來怎樣，等打完仗再說吧！

家杵：我們也是這個意思。

（家敏上）

博士：（對家敏）都上齊了嗎？

家敏：統統上齊了，十分鐘就開船了。

（啓新奔上）

啓新：林伯伯！你叫我有事情嗎？（啓明跟上）

林博士：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我要你跟你姐姐和家杵哥握手。

啓新：在船上把手都握痛了。（再伸手給家杵）祝你勝利！家杵哥，（伸手給啓明）姐姐，祝你工作愉快，我記得家彬哥說過，我們是在作接力賽跑，我跑第四環，那麼四年以後，等我大學畢業時，再來接你們的班吧！

（又一次「都……都……」汽笛聲）

啓明：（伸手給家敏）家敏，不必說什麼話吧！一切都盡在不言中了！

家敏：（緊握手）啓明姐，好好保重身體，三哥是懶寫信的人，你要時時寫信告訴我

們，他的近況。（擠擠眼睛，再伸手給家杵，）三哥祝你打一場勝仗，不要把機關槍的有效射程都忘記了。

（汽笛再響了，一傳達跑步上前）

傳達：敬禮！報告！船長說五分鐘內就開船。

博士：（向家杵，啓明，）你們不必來了，回去好好幹吧。（把手上的軍帽戴起來。）

家杵：（同聲應）「是」（立正舉手敬禮，目送博士）

博士：（答禮，依戀地，瞥一眼碼頭的四週，黯然向左邊下，家敏，啓新，傳達跟下，

家杵，啓明還在敬禮，幕徐徐落）

靈
寶
丹
心

七
八

第三幕

第五景

三十三年，秋天，距第二幕之後七年多。

昆明的天候是溫和而又晴明的，七年多的長期抗戰，使這城市的人，高度的集中，使這城市變成自由中國最繁華的五個大城市之一，但是，她却比桂林，貴陽，重慶，成都更帶有國際城市的色彩。

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的總部就設在這兒，飛機整天在這兒盤旋着。

爲了救治印緬前線和怒江前線受傷將士們而設的「×××血庫」在這兒成立了，這血庫的一個輸血站就在我們勞苦功高的林博士的指導下忙碌的工作着，林博士穿黃綢衫，草綠軍褲，銀雪的白髮覆蓋在他那智慧的頭臉上，雖是飽經憂患的一付面孔，還給人

第三幕

一種老當益壯的印象，他在他的辦公桌上弄他那多年相依爲命的煙斗。

右邊內間是往輸血室，從玻璃窗透視過去，隱約看見有幾個助手在里边工作着，左邊有通到外邊登記室和檢驗室的門，那些登記過、檢驗過的人就由博士的辦公室兼休息室通過，才走到輸血室。

博士的助手之一——她的女兒林家敏，負責着登記室和檢驗室兩部份的工作，她來回地走着，把輸血的人帶進來，領出去。

開幕時，博士含着煙斗，望着她那已經長大許多的女兒忙碌地工作着，這白衣底職士就是他目前最大安慰的寄託所了。

博士：孩子（一邊敲他的煙斗灰。）

家敏：（站住）什麼？爸爸。

博士：外邊沒有工作，你就進來歇一會兒。

家敏：好的，我就進來，今天登記輸血的人沒有幾個。（下）

士：（自語）要把前方戰士的血，和後方人民的血接流在一起，這工作不能再耽誤了，七年流血抗戰的教訓，還不够警惕我們的嗎？

嶺敏：（用輕快的步伐走到博士的桌邊）爸爸，昆明幾十萬人的大城市，登記驗血的人真少得可憐。

博士：七年多的流血抗戰，給了我們很多寶貴的教訓。

家敏：（撒嬌）爸爸，你又來發牢騷了，我可沒有聽你的高論呢。（假裝）我要出去啦。

博士：（笑着挽留）好孩子，我沒有什麼牢騷，我的牢騷都嚥下肚子里去了。

家敏：喔，那是不大合衛生的，和平價米攪在一起，怎麼能够消化得了呢？

博士：孩子，今天的這種輸血工作，我們早開始幾年就好了，幾千萬因流血過多而不治的生命，都可以挽救回來，你的三哥，在長沙會戰二次受傷時，本來可以治好的，誰想到他竟會長埋在九泉之下，我們是太對不起死者了，

第三幕

家敏：（哀傷）爸爸，別再提起啦，我難受得很。

博士：七百萬將士的傷亡，有多少是可以救活的，有多少是死得不瞑目的呢，我不單單是爲家梓這孩子悲傷，也爲其他許多孩子，許多孩子的父母親們悲傷。

家敏：（沉默的悲痛，俯首）

林博士：孩子，你懂得我們今天工作的意義嗎？

家敏：我懂得，爸爸，我們是做著贖罪的工作。

博士：是的，我們是在做著贖罪工作，我們不能及時救活爲國流血的戰士，我們是有罪的，而那些貪污腐化阻礙了我們抗戰和工作進行的一切明的暗的賣國者更是罪不容恕的，孩子！你算是一個醫專畢業的學生了，你除了懂得科學外，還要懂得一點別的道理才行。

家敏：你說呀，爸爸，我很高興知道。

博士：你想想看，這是什麼道理呢？對國家有功勞的人寂寞地死去了，那一些抗戰的暴

發戶，寄生蟲，冷血動物却在後方吃得腦滿腸肥，一滴血也不肯輸給前方戰士，這是什麼道理呢？

家敏：我們的工作剛開頭，還沒有做好呢？

博士：不，你不要責己重，責人輕，你試看一看這一個月來的輸血統計表，來輸血的是些什麼人呢？

家敏：（走到牆邊，掛着的圖表上看看）學生最多，其次是軍人，再其次是中下公務員和工人，還有，外國人，美國人，印度人也有好些個呢！

博士：可不是！（站起來）好孩子，我近來有了一個科學發見，我要寫一篇論文。

家敏：我高興得很！這篇論文是什麼題目。

博士：（笑）「G型血液的研究」G是A、B、C的C字。

博士：C字是英文Cold-blooded的第一個字母，你知道Cold-blooded是什麼意思？家敏：Cold-blooded不就是冷血嗎？

博士：不錯，是冷血，不是熱血，是很冷的血Cold-blooded animals你懂嗎？

家敏：Cold-blooded animals是冷血動物。

博士：對了，（幽默地笑）社會上這種動物着實不少哩，我這篇論文就是關於冷血動物的血型的研究，這是屬於第四種以外有第五種血型是世界上的新發現。

家敏：（大笑）好哇！第五種血型，新鮮得很，這個發現一定會驚動全世界的。

博士：我要把這種不愛國家民族不愛前方戰士，不愛勞苦老百姓的冷血動物，把這種不流滴血，不流汗的寄生蟲介紹給公衆看，等抗戰勝利後，讓公衆來審判他們，這也是我們的工作。

家敏：好極了，爸爸，我一定和啓新幫助你搜集材料，寫成以後，在啓新編的雜誌上用大號字，來刊印出來，然後，由雜誌社的編委會給爸爸送一個榮譽助章。

博士：我願意有這麼一個獎章，你看，誰來啦！

家敏：（向外看，欣喜）啓新來啦。（奔上去迎接）

啓新：（上，把手裏的紙包交給家敏，向林博士）爸爸，你好？

家敏：這是什麼東西？

啓新：這是一位美國朋友送的美國雜誌，裏面有些文章談到我們中國，我看有些公道的批評是可以翻譯出來讓我們大家曉得的，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今天的地球是縮小了，塞着耳朵是不能生存下去的。

家敏：啓新，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爸爸有了一個新發現，這個發現全世界都爲之震動的。（向博士擠眼睛博士笑）

啓新：哦？

家敏：爸爸寫這篇論文，我已經給你們刊物預定發表權了。

啓新：那真是感謝得很！是什麼題目？

家敏：爸爸，你說吧！

博士：你們回家再說吧，啓新，你老遠跑來有什麼事情？

第三幕

啓新：沒有什麼事情，我是順路來看爸爸和家敏的；真巧得很，我碰見方小姐，她剛從聯太出來，她要我們補請她吃喜酒，我已答應她了；星期天你預備點什麼菜吧，還有，那位張名得先生，他剛從加爾各答飛回來，神氣得很，我清早在街上和他匆匆談了幾句話。

家敏：曼萍姐好嗎？

啓新：我來不及問他了，我想他會來看我們的。

家敏：那就好極了，爸爸，星期天你陪媽過來熱鬧吧！

林博士：你爸爸有消息嗎？

啓新：聽人說他在武漢做了偽官，他向別人打聽我們的消息，沒有信來。

博士：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將來有機會見面，我也替他難爲情，啓明這孩子有信回來嗎？

啓新：最近沒有，還是從前寄照片來的那一封，她在江蘇教書倒很快活。

家敏：我真喜歡啓明姐那三歲大的小娃娃，多像啓明姐啊，啓明姐丈究竟是幹什麼的呀，他在信上總是不提。

啓新：信件要經過淪陷區，不能亂寫的。

博士：（感慨）唉，這同粵漢湘桂兩綫的戰事，又不知道有多少在烽火中生長的小娃娃，得不到好好的教養和救護，時局是越來越發嚴重了。

啓新：這是整個的政治問題，另一面也是軍事問題，因果循環，政治好，軍事有辦法，軍隊打得好，政治也才能發揮勅能，所以「一切爲勝利，一切爲前綫」的口號是今天迫切的任務，救難民，救物質，救小娃娃，一切都得救，一切都非勝利不行，非擋住敵人不行，非團結全民的力量不行。

家敏：看你今日來的感想和言論，似乎是要準備從軍去了，是不是？你從來沒跟我討論這個問題，你是怕我攔阻你是不是？

啓新：想是想起過，但還沒有到跟你討論的時候，因爲我還猶豫得很，你想，家愷哥，

家杵哥都先後爲國犧牲了，家彬哥現在還遠征緬甸，爸爸和你忠心地盡忠職務，真是一門忠烈，我，我是什麼人培養成人的呢？我不吝嗇我的生命，可是我還得仔細想一想，我要把我的生命用在最好最適合的地方，我今天還不能離開你們的，也許，等到……

博士：啓新，你就是我的兒子，不，你比我的兒子還重要得多，你不能離開我，離開家敏，你們新婚還不上半年，你千萬別胡思亂想了。

家敏：（陷在驚恐中）啓新，你真的動這念頭要從軍去嗎？

啓新：（遲疑）家敏，我動過心的，可是，今天……

家敏：啊，你不能走！啓新，你不能走！你是爸爸的生命，你是我們的生命，你不能走啊。

啓新：我今天不走，我已經說過了。

家敏：不，你明天也不能走，下星期也不能走！永遠也不能走，你答應我嗎？——爸爸

你勸他不要走了。

博士：孩子，不要說了，啓新是明白事理的人，他會使我們放心的。

啓新：爸爸，我還有事情去走走。

博士：你去吧，晚上無事來看家敏的媽，她一天擔記着你們，整天鈔我租一棟房子大家住在一起。

家敏：媽天天陪着徐嫂，也實在寂寞得很。

啓新：自家人住一大棟房子，等到收復南京再說吧！（對家敏）晚上見。（下）

家敏：（從桌子上拿起啓新的什誌）啓新，你的書！（奔出去）

（冷場片刻，博士又弄他的煙斗，吸一口，吐出鴉鴉的灰煙，凝視望着它飛散，一忽兒站起來，來往踱着）（家敏上）

家敏：爸爸，張名得先生來啦。

（張名得西服華麗，持手杖跟上）

第三幕

名得：林先生，多年不見啦，你好。

博士：託福託福，你好，聽啓新說，你剛從加爾各達回來，請坐請坐！

名得：是的，你請坐（坐下）我常跑這兒，跑那方，飛機方便得很。

博士：在航空公司裏工作嗎？

名得：不，我熟人多，關係好，坐飛機方便得很，這幾年西安至西北蘭州，南至桂林柳州，東至贛州，永安都走過啦。

博士：（向家敏）家敏，你叫人買包香煙來。

名得：不必客氣，我自己有。（取出閃亮的煙盒，遞給博士）請，這煙盒還是三年前在

仰光買的。

博士：謝謝，我抽慣煙斗，那麼你這幾年到處跑，是做新聞記者。

名得：不，不是做新聞記者，是做——呵呵，也是一種自由職業。

博士：律師也是一種自由職業。

名 稱……不是律師，是另外一種自由職業，非常自由的職業。

博士……那麼收入稅很可觀吧。

名 稱……見笑得很，來來去去總不過是幾千萬，算不上什麼。

家 敏……幾千萬？這數目不少，那麼曼萍姐可享福啦。

名 稱……林小姐，你還不知道，我們早就離婚了。

家 敏……（同時）離婚了？

名 稱……是的，這件事情說起來多少和你大哥家愷先生也有點關係。

博 士……（驚怪）這話怎麼說？

名 稱……請你別誤會，我不是說曼萍和家愷先生有什麼關係，我是說我們的離婚和家愷先生的死有關係的。

家 敏……這就奇怪了。

博 士……你說！

名得：（不勝感慨）林先生，我是很不幸的，曼萍自始至終並沒有愛我，她跟我訂婚，跟我到四川，跟我結婚，完全是爲了想讓家愷先生知道她是幸福，她這番心事。直到家愷先生英勇犧牲的消息傳到四川，我才從曼萍的口中聽出來的。

家敏：她真的親口對你說嗎？

名得：是的，是她親口說的，家愷先生的死訊傳到的時候，我們在成都，她在我的面前哭家愷先生。

博士：他們有多年相處的情感，誼如手足，哭他是人情之常。

名得：哭家愷先生倒沒有什麼關係，許多不認識他的人也爲這悲壯的殉國者流過淚，我也難過了好幾天，可是，曼萍的哭是不比平常的，她白天哭，睡覺的時候也哭，有時在夢囈中就喚家愷的名字，幾次把我錯認做家愷我簡直不能再忍受了。我不能和一個死者爭奪愛情，這是不可能的。

家敏：呵，可憐的曼萍姐……

名得：不，林小姐，你錯了，可憐的是我，不是她——後來我實在忍不住了，就平心氣和地問她：「你睡在我的床上，你想着死去的情人，你換過來做我，你怎樣忍受下去？」她說很對不起我，她實在是愛家愷，就是她死了，也一樣愛他，後來她就原原本本告訴我，說家愷也愛她，家愷自知不能給她幸福就勸曼萍另外選一個人，只要曼萍幸福了，他也感到幸福了，曼萍就是完全聽信了家愷的話嫁給我的，她一點也不愛我，她裝着幸福的樣子，直瞞着家愷，到家愷一死，她就不必瞞下去了，——就是這麼一回事。女人的心，我也摸不透。

博士：那麼誰提出離婚的呢？

名得：我對曼萍說，我不能和一個死了的人爭奪愛情，這不但是不可能，我也不願意，究竟怎麼辦，你說吧！——她堅決地說「離婚好啦，我當一世的看護士去！」後來我也不曉得她的下落。

家敏：爸爸，這都是真的，曼萍姐實在太不幸了。

名得：她跟我到四川來，衣食不愁，我也不了解她有什麼大不幸。

家敏：張先生，對不起得很，別的事情譬如說貯錢的手段和能力，也許你是很高明的，但你就沒有了解大哥和曼萍姐那種自我犧牲的偉大精神的聰明，你不了解她，你就不能同情她，你不能同情她，你就不能轉移她的愛情了。

名得：抱歉得很，我不大懂得這種道理。

家敏：爸爸，大哥的用心也是很苦的啊，爲了曼萍姐的幸福，爲了人間大眾的幸福，他自己孤孤單單地死去，他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不也是值得嗎？

博士：這孩子的靈魂是痛苦的，我們要想法子去安慰他，張先生，你能替我打聽一下曼萍的下落嗎？我要把她接回家里來，當自己女兒一樣看待她，她要服務，我們這兒也有工作，給她做的，你能答應我們嗎？

名得：這不費事，我打電報托人到成都，重慶各公私醫院去查一查就明白，查到了她要到這兒來我也可以託人替他買張飛機票，林先生，這件事包在我身上你放心好。

了。

家敏：（喜不自禁）張先生，謝謝你。

名得：對不住，今天還有幾個約會，改天再來打攪（起立回顧）這兒的輸血工作很忙嗎？

博士：工作剛開始，輸血的人還很少。

名得：（邊走邊說）這真是頂重要的工作，在印南，在美國到處都成立了血庫，現在因受傷流血而死亡的人減少得多了。

博士：是的，這是一件頂重要的工作。

名得：（圓滑地笑）林先生，改天我也來輸五百個○○○

博士：五百個○○○太多了。

名得：沒有問題，沒有問題，不必客氣。

博士：不是客氣，我是說每人每次只能輸二百五十個○○○

第三幕

名得：那麼兩次輸好了，（回頭）不過我要先到外國醫院那兒驗一驗我的血，看究竟是屬於那一類型的。

博士：張先生，你這種人的血大概是屬於O型血液，也叫做第五種血型。

名得：那就好極了。再見（下）

博士：再見（回轉來，自語）滿嘴的油滑腔調，血管流的是Cold blooded 十足的，一個 Cold-blooded animals。

豕敏：爸爸，你怎麼這樣憎恨他呢？聽他說來倒也是滿可憐的樣子。

博士：（憤恨）可憐！汪精衛也會裝一付可憐相，講一咀知心話，狐狸精的戲法是變化無窮的，不然他就不會利用各種便利去掙幾千萬，幾萬萬的國難財了，還說他可憐，孩子，你要多懂一點世故，世上的壞人要是壞在面孔上頭，他的壞處也有限，可怕的就是滿咀仁義道德，一肚男盜女娼的人，他要壞起來，嚇，民族都給他賣掉，汪精衛陳公博他們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們讀總理遺囑也許比我們講得還起勁呢！

家敏：爸爸，他究竟是幹什麼？

博士：今天飛加爾各達，明天飛桂林，後天飛成都，幾千萬滿不在乎，好一種新鮮的自
由職業，三十來歲這樣出類拔萃，將來還了得，他還不過是抗戰中暴發起來的無
數人中的一個罷了，他們有數不清的租谷，數不清的財產，但願他們少作些孽，
出錢出力，救國救己這是最忠厚的祝望了。

家敏：我們能把曼萍姐接回來多好嚕！

博士：（若有所悟）呵，我懂得了，啓新的心情給我猜着了。

家敏：（固執的）爸爸，你總不聽我的話難道曼萍姐回來不好嗎？

林博士：好得很，好得很，她回來了又可以接你的班了是不是？

家敏：接我的班，我又不到那兒去。

林博士：如果有一天啓新真的從軍去時，你不去，你一去我就不能不請曼萍來替你的班

家敏：剛才爸爸你說懂得啓新的心情就是指的這個講嗎？

林博士：（搖頭）不是，我說他是要看政治上有了一點新的佈置後，他就不惜犧牲了自己的
一切奔上前綫去，是他的血自然不是白流的，如果能叫他自己也明白叫每一個上前
綫去的人都明白自己的血是流得最值得最光榮最偉大的不是更好嗎？到那時節他
們的父母也不好去阻止他們了，我想起啓新老說「今天天還不想從軍去，」他就
爲的有所等待，他的等待一定會實現的，孩子，我可以和你打賭，他總有一個明天要
去的，家愷家彬的靈魂活在他們的心中，家彬在緬甸的戰鬥精神也在招引他……

家敏：呵，爸爸，你不要再說下去罷，我聽見他一定要去，我的心就碎了。

林博士：（拍家敏的肩膀，好孩子我也不想他去呢！他要去我一定幫你勸他回心轉意。

家敏：真的，爸爸你不哄我。

博士：我不哄你我一定找出在世界上所能找到的理由來勸他不要從軍去，我一定滔滔不
絕地煽動他，說服他。

家 敏：（感激）呵，爸爸你真是好人！

林博士：可是你要我講什麼話留他都可以，但是我的心……

家 敏：你的心怎麼啦，爸爸？

林博士：（堅決）我的心呵，我的心是講他去的。

家 敏：（哭訴）喔，爸爸你可憐我吧！

（幕急落）

第六景

地點：同第五景

時間：十天後的一個下午

開幕時，大學生甲、乙、丙、丁坐在博士的工作室，等候驗血，博士身穿工作服，出現在工作間的門口。

第三幕

博士：請第九十五號。

學生甲：（站起，回頭向乙丙）我心裏在想，我今天的二百個 O.C. 的血，是爲我的妹妹的好朋友輸的，回頭見。（裝鬼臉跟博士下）

（學生丁從報紙上面把頭抬起來裂開嘴笑，一忽兒又把頭埋在報紙上）

學生乙：（用手肘觸學生丙）那麼你爲誰輸血？

學生丙：我嗎，我沒有這麼一位幸福的妹妹，所以也沒有一位值得我輸的未來妹夫，我是爲我從沒見過的人永遠也不會相識的人輸血，也許一個倒楣的担架兵，他偶然因救人受傷，又偶然有個機會給我的血救活了。

學生乙：偶然你會在前綫上碰見他。

學生丙：也許偶然他又有抬我的機會，這又何必去計較他呢？只要我們自己明白我們的血不是白流的就是了。

（一個輸了血的軍人從輸血間出，經過他們的面前，掠了他們一眼點點頭下）

學生乙：你看見這位軍官的表情嗎？你是一個舞台工作者，你一定知道他內心的感情的。

學生丙：我想這位已經在後方盡了職流了汗的軍官，還找上這兒來流他的血，他總是一個可愛又可敬的人，也許他的精神很痛苦，天曉他是不是上這兒來贖他不能衛國守土的罪過，這不過是我的瞎猜！（學生丁下把報紙憤憤擲下）

學生乙：（向學生丁）有什麼好的新聞嗎？

學生丁：（想憤地）衡陽完了，桂林完了，哀鴻遍野，國破家亡，還有什麼好新聞。

（靜場片刻）

學生丙：好新聞是有的，有些沒有登出來，有些登不詳細，我們總不能太過悲觀。

學生丁：我可沒有資格學得你那麼樂觀。

學生丙：舉個例子來說罷，戰地流亡的孩子沒有人救濟，成都的大學，師生們就發起來搶救新中國幼苗的運動，你總不能說不是好新聞。

學生丁：一滴水救不了遍地的大火。

第三幕

學生丙：一滴水也能聚成江河，問題在……

學生乙：（搶着說）上個月四川白沙瀘縣江津一帶的獻金運動也是個好新聞。

學生丙：是呀出錢出力，流血流汗的運動總是好新聞，記得有一篇描寫白沙獻金的通訊題名叫「我們跪下來了」真是感動人。

學生乙：我還記得我們許多同學看到馮玉祥先生在台上給學生們感動哭了的時候，我們在昆明的同學也老遠的陪着他一道哭！

學生丙：血和淚聚流在一起的力量是偉大的。

學生丁：這是青年學生的哭聲，也是民族的哭聲，因為他們就是民族的靈魂。

學生乙：我平生就哭過兩次。

學生丙：一次在你剛出娘胎的時候。

學生乙：這不算數，第一次哭是抗戰前一年多的事，我們學校的小同學也參加了抗敵雪恥的大請願，有許多請願同學跪在市政府的門口街頭，我們也跪下來臨頭，當時也

不知道是什麼道理，心中一陣難過就哭起來了。

學生丙：你的感情真是脆弱得可憐！

學生乙：第二次就是剛才說的一次了，我由此想出了古人說的「哀兵必勝」的道理來，含着眼淚的士兵是勇猛無敵的士兵。國土淪喪的痛苦大家都是身受過的。

學生丙：可是你別忘記了世界上還有一種快樂的士兵，心中快樂的士兵也是勇猛無敵的。

學生乙：你是說的美國士兵。

學生丙：對啦，美國士兵是快樂的勇猛的，他們有一種救人救世的崇高的責任感，他們有合理的待遇，有民主的領導，一個士兵的人格不能夠給什麼巴登將軍之類的軍官來污辱，給無理的士兵一巴掌都是有罪的，所以他們快活，他們含着笑唱着歌甘甘心心地死去「哀兵必勝」這是不不得已的。我們還得讓我們的士兵快快活活才是辦法。

學生乙：這是你報名從軍的原因了。

學生丙：有一部份是的，作戰時衝鋒殺敵，休息下來我要給弟兄們排演話劇和他們一起快

活快活，我不能哭喪着臉過日子的。

學生丁：你把莫啓新也勸去報了名，就是因為他可以幫你編劇本出壁報是不是？

學生乙：莫啓新他也報了名嗎？他捨得他那位好太太。

學生丙：啓新很冷靜的沒有誰能勸他，做他心中不高興做的事情，從軍這件事也是這樣，他要是思深熟慮過留在後方，對工作對朋友對他自己都好，那即使我們綁他也綁他不去，他要是想過了明明白白的心甘情願的去，那就即使他的好太太抱着他不放他還是要去的。

學生丁：他是不是清清楚楚的想過了。

學生丙：聽他說他是想過了，刊物交給老方他們來編，他自己做一個小兵去，據他說澈底的了解中國的士兵，不但是今天就是以後也是非常重要的，士兵的生活還得不到應有的認識和重視，就因為那些戰地記者沒有興趣和小兵們在一起睡覺，在一起戰鬥和拉矢，他說他打算以一個士兵的資格，寫戰地通訊，寫小兵們的憂愁，寫小

兵的快活，寫他們捉鱷子挨餓殺敵人和碰着看護小姐的屁股等等，這都是他說的。

學生乙：（笑）哈哈，這傢伙真是妙想天開。

（博士在輸血室門口出現）

林博士：三位先生對不住得很，今天不能再輸血了，我們的助手們太疲倦了，而且也快到休息的時間了，請第九十六號以後的幾位，明天再來吧，謝謝諸位。

學生丙：林先生，明天來輸血的同學還會比今天多的，請你給我們三人保留優先的輸血權利。

林博士：好的好的，我答允諸位明天先從九十六號開始，三位輸完再到第一號。

學生乙：林先生，你給我們輸血的人每人一碗豆漿兩個雞蛋，人少倒無所謂，人多了你們不容易張羅，我請求不要給我們預備，我們自己會到外邊吃東西去。

學生丁：是的，我們不用招待。

林博士：謝謝諸位的好意，我們心裏是要預備上好的牛奶朱克力給諸位吃的，現在用豆漿

來代替，真是已經非常抱歉了，這不過是表示我們感謝諸位一點小意思，其實諸位的血是無價的，不能用物質金錢來取買的。

學生丙：那裏話，那裏話，那麼明天見。

學生丁：明天見。

林博士：（送客）謝謝諸位，明天見（方文華上）。

方文華：（含笑）你們都在這兒就走了。

學生乙：方小姐聽說今天是你的生日恭禧恭禧。

文華：你們聽錯啦，不是我的生日，林家彬團長的生日，是林博士二少爺的生日。

學生丙：（嬉笑臉）也就是你的——好——好朋友的生日，哈哈林先生祝福你二少爺。

林團長快快攻下密支那，亟見再見。

林博士：再見，謝謝諸位（學生乙丙丁下）。

文華：林伯伯你辛苦一天啦。

林博士：沒有什麼，我是老當益壯，看見你們工作得那樣緊張，我也不甘落後，雖然我是民國元年時代的青年。

文華：林伯伯這有什麼關係，有人說我們是「七七」時代的青年，雖是那麽說，我們的精神還追不中上民國元年時代的青年呢！而且也差點跟不上抗戰第八年代的青年了，像啓新他們就是抗戰第八年代的好傢伙，他們是比我們過去的一些工作者老練沉着得多了，林伯伯你說是嗎？

林博士：不錯他們的肩頭是沉重的，他們的心裏是苦悶的，我們上一代人的罪孽，要他們來洗刷——我倒忘記了今天是老二的生日，你回頭到我們家來吃飯吧，我們打點點酒回來，你陪我喝一杯，（感慨）孩子，我不希望你們結婚的日子拖得那麼長，他真的不能請一次假回來嗎？

文華：伯伯，我在信上總不敢叫他回來，他會笑我軟弱的，可是，我的心却想他回來走一次，就是一個禮拜，一天，一小時也好！

林博士：孩子，我懂得你的，呵，沒有假期服役，是多麼不近情理，不合人道呵，我要給史迪威將軍和最高統帥去信，請求他們不要讓戰士工作得那麼寂寞，死得那麼寂寞。

文華：伯伯，不要緊，我能忍受，也能等待的，你不要難過。（改容歡笑）伯伯，我今天很快活，我特地趕來輸血的。

林博士：你輸血——你監星期不是輸過一次麼？

文華：（微笑）是的，我輸過一次，可是，我今天又來輸一次，伯伯，今天我能輸血，我很快活。

林博士：為什麼那麼快活呢？

文華：伯伯，你不懂，這是女孩子的心事。

林博士：（恍然大悟）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感激，我真是老胡塗了，好孩子，我懂了，我懂，下來，快來，我親自給你輸血。（同文華下）

（冷場片刻學生甲從輪椅間出，林太太從外上，神色惶惶）

學生甲：林太太！你好？

林太太：你好？對不住，我想不起在那兒見過你。

學生甲：我是啓新兄和家敏小姐的朋友，我上星期在啓新家吃飯見過你老人家。

林太太：我真是人老眼花，認不得人。

學生甲：我們同學們嘩嘩嘩盡鬧，你老人家不要見怪。

林太太：我是高興熱鬧的，不要客氣——啊，我請問，你見過啓新這孩子沒有？我找得他

好苦，家敏也到處去找她，影子也不見一個。

學生甲：什麼事情這樣着急呢？

林太太：還不是爲了從軍的事。

學生甲：（會意的笑）哦——不要着急，他晚上會回來的。

林太太：我和家敏分頭跑到登記處去查他的名字，我的天，還好，他的名字還沒有寫上。

學生甲：林太太，你還要去找他麼？我可以帶你到一個地方去找他。

林太太：那就快點走，他跑到天邊，我也要找他回來。

學生甲：（笑）林太太，這回找到他回來，最好用繩子把他捆起。

林太太：請他帶路，叫黃包車去。

（家敏上）

學生甲：林小姐回來了。

家敏：（向甲點頭）你看見啓新嗎？

學生甲：我正要帶林太太找他去，我曉得他在什麼地方，你也去？

家敏：我去？那真難爲情，還是你帶我媽去吧！我在這兒歇一會兒。

林太太：我去得啦，你看爸爸叫他早點休息，不要把老骨頭都忙碎了。

家敏：你們坐黃包車子去吧！

學生甲：林小姐，請你預備一根繩子。

家敏：幹什麼？

學生甲：（擠眼睛開玩笑）我們把啓新細綁起來，好好揍他一頓，（下）。

家敏：（又好笑，又好氣，自語）白衣戰士，騙人給別人的丈夫洗傷口，自己丈夫的傷口誰來洗？我不去，我不去，爸爸也不讓我，（站起來，來回走了一會兒，又在另一張沙發坐下，閉上眼睛，自語）到了不得不去的時候……

（啓新上，立定聽見家敏的自語）

啓新：不得不去的時候，已經在眼前啦！

家敏：（跳起來撲上去）我們找了你一整天，你躲到那兒去？

啓新：上美國新聞處聊天，後來又擺龍門陣去。

家敏：整天的聊天。

啓新：是的，因為心裏悶得發慌，頭腦漲得快要爆炸了。

家敏：喔，啓新，我最怕看你皺着眉頭，咬着牙齒的樣子，你心裏有一分的痛苦，我就會感到兩分的難受，你告訴我吧，你最近怎麼苦悶成這個樣子？

啓新：車載斗量的是苦悶，沒有辦法說得出來的苦悶。

家敏：你坐下來吧，啓新。

啓新：（坐下，長吁一口氣）唉！……

家敏：（撫慰）啓新，你近來瘦多啦！你說吧！啓新，我要怎麼樣才能使你快活呢？啓新，你說！

啓新：家敏，你別難過，我的苦悶，也就是我們這一代青年大家的苦悶，你一個人解救不了的。

家敏：那麼，我就不算是無用的人，最少也算是多餘的人了，連一個人的苦悶我也救不了，對於你，那簡直是毫無幫助的了。

啓新：家敏，不是這樣說，假如我的苦痛是個人的苦痛，比方說病倒了吧！你是頂能够解救我的病痛的人。在這樣的私生活上說來，我是非常幸福的，你的恩情，我一生一世也感激不盡。但是，家敏，我是屬於你的，爲了報答你的愛，我才加倍地

珍惜我自己，我要把我的生命用在最有價值，最崇高，最光榮的事業上，你明白麼？家敏，我若是胡里胡塗的生，胡里胡塗的死，和草木一同枯萎，不是辜負了你的愛麼？

家敏：這樣說來，你的要從軍去，是爲了給你的苦悶找一條出路，：

啓新：（截斷她）不，家敏，你這樣說我，你不如打我一巴掌吧！

家敏：（撒嬌）喏，喏，你看，這樣生氣幹什麼？

啓新：（氣惱）你不能從心靈的深處和我共鳴，你不能同情我的事業，你不能對我現在和將來的工作感覺興趣，一句話說完，你不了解我，這就是我的苦悶的重大原因之一！

家敏：（同情地）喔！還有什麼呢？統統說出來吧！你罵我吧！你打我吧！只要你感到快活的就做吧！啓新：你罵我吧，（拉他的手）你打我吧！

啓新：（展顏笑）孩子，誰高興打你。

第三幕

家敏：（他的笑給予她莫大的安慰，撫着他的手不放。）啓新，你不要想錯了，我是了解你的，你到前方去，你要去擋住敵人，趕走敵人，好讓我們不至做難民去千里流浪，你到前方去，你要和士兵們一樣的生活，感受他們的艱難和困苦，快活和愁悶，你要把他們的眼淚，他們的笑臉，一切的一切，都告訴到後方的大眾，讓人人去愛他們，幫助他們，救護他們和安慰鼓勵他們，是不是呢？啓新！

啓新：（感奮）家敏！我的好孩子，你所說的比我所想到的還更週到呢？

家敏：你非得那麼快活，總比在家裏苦悶得一天瘦一天好得多了。

啓新：那末你是答應我的了，家敏，你衷心地答應了我是不是？

家敏：（默默無言，把手伸過去）……

啓新：（感動）謝謝你，親愛的，你什麼時候也來前方呢？我多麼高興看見一位白衣戰士到前方來，一位我的白衣戰士到前方來。

家敏：等着看吧，如果曼萍能回來幫爸爸的忙，我是會跟上來的，我不能讓別的白衣戰

士把你纏着，替你服務。

啓新：你這又是女人之見了，我萬一受了傷，有女護士來看護我，你該感激她才對

哩！

家敏：感激是會感激的，不過，心裏總有點說不出來的……

啓新：爸爸出來了，方小姐也在這兒（站起來）。

文華：我在里面聽到有人議論咕咕講話，想不到你們倆。

家敏：（趨前）你忙到現在嗎？

林博士：本來該早休息的，方小姐一定要我給輸血，她說今天是好日子。

文華：可不是嗎？啓新，重慶的天氣沒有昆明晴朗，在重慶，想輸血給前方將士，還不

曉得會不會比這兒的方便。

新：我沒有到過重慶，但我想重慶百萬居民中，每十個健康的人里面總有一個給前方的將士輸血，我們就能打一場很大的，而且傷亡很少的勝仗。

林博士：在美國的一本醫學雜誌上說，根據西歐第二戰場登陸作戰的盟軍受傷死亡的統計，已經證明減少到不能再少的程度了。換句話說，就是不會因受傷流血而死，我們抗戰七年多將士傷亡約七百萬，總有幾十萬是可以救活不死的，可是，我們過盡，我們無能。

啓新：多麼殘酷的教訓啊！

文華：林伯伯，我還有另一種看法，能使前方後方每一個人都有流血流汗的機會，能使每一個人都非去流血流汗不可，每一個人都不能他有逃避責任的機會和方便，這場仗不也早就該換了一個樣子嗎？

家敏：別談這些吧！談起來爸爸的牢騷又來了。

文華：啓新，聽說你要從軍去，已經登記了嗎？

博士：（一怔）啓新，你真的去登記了嗎？

（林太太上）

家 娘：媽來啦！

林太太：（一眼見啓新趨前）孩子，我找得你好苦。

啓新：媽，你急什麼，我好好在這兒。

林太太：爲什麼我不着急，聽你們同學說，你已經登記從軍去啦，我爲什麼不着急？

啓新：媽，有千萬的青年去登記，不止我一個人呢？

林太太：你真的去登記了？

啓新：（接觸了家娘的無限愛惜的眼光，又瞥一眼陷在沉默中深思的林博士，然後對着

林太太，欲言又正）……

林太太：（一切都明白了，一種過度寂寞的預感襲擊着她，使她不能夠遽找出挽留啓新的

話來）啊，孩子，你走了，我們怎麼能活下去，啊，我們的命好苦啊，老大死

了，老三死了，老二在緬甸沒有信回來，萬一，啊——（哭了）啓新，好孩子，

我們怎麼還能離開你！

家敏：（垂下頭來）……

文華：伯母，你別難過，林團長上個月還有信給我，他很平安，不會出什麼事情的。

林太太：打仗的事情，今天不曉得明天怎麼樣，誰能担保不出事情，——你們怎麼不需

啦（向博士）你勸過他來嗎？（向家敏）你也不勸他，你和他吵了三天，還沒有

把他的心說軟嗎？你們這樣丟下了我，倒不如讓我早點閉上眼睛躺下吧！

家敏：（趨前）媽媽！

博士：（和驚地）啓新，你過來。

啓新：（走近博士，用探望的眼光望他）……

博士：你自己的事情，你從頭到尾地想過了嗎？

啓新：都想過啦！

博士：救國的路不止一條，像我，像家敏，像文華她們，你能說不是在做救國的工作嗎？我們救人，我們教育下一代的孩子，每一個人站在他自己的崗位，問心無愧

就對得住國家民族了，又何必一定去衝鋒殺敵呢？

啓新：爸爸，你的話是對的，這是個大原則，但不能適合於每一個人，我也曉得，後方的工作如果缺乏人去做了，而且做得不好，前方是不能打勝仗的，前線戰士的血是白流的，可是，今天，爸爸，你看看我們的地圖，你看看流亡在淞桂線上的難民吧，多麼慘痛的教訓啊！今天，今天是應該把什麼力量都放到前線去的一天了！

博士……………

啓新：（沉痛）我留在後方一天，我的心就像刀割一樣的難過，家彬哥他們在戰前所受到的痛苦，到抗戰第八年代的今天，我才深深地感受了解家彬哥他們一樣了解我的。

博士：你不能去，部隊的生活會使你失望的，會使你的身體受到不必要的折磨，會使你的心靈受到無理的創傷，會叫你得不到及時的救治——你不能去的，我不忍讓你去。

啓新：爸爸，你所指出的弊病，已經在改進中了，退一萬步來說，即使還存在着那些缺點，用我們知識青年的力量，甚至於用我們的血，是可以把壞現象改變過來的，因為我們如果受折磨而死，有良心的人們是會想法補救的。

文華：啓新，你的話說得太悲慘了，要是社會上一切的改良都需要用血來換取的話，這世界是多麼悲慘！

啓新：只要我的血能够使多數人得到幸福，我絕不吝嗇。

博士：（無可奈何，知道不能再說服啓新了）無論怎樣你還是不能去。

啓新：爲什麼？

博士：（望望家敏）家敏不許你去。

啓新：（快活）不，爸爸，家敏她贊成我去。

林太太：（同時愕然）哦！（望着家敏）

啓新：（靠近家敏）是的，他還鼓勵我去哩，（瞟一眼悲喜交集的家敏的面孔）

林太太：家敏，你瘋啦！

博士：孩子，你真的答應了他嗎？

家敏：是的，爸爸！

博士：（伴怒）爲什麼你不早說！

家敏：（笑）我要看看爸爸的宣傳工作做得怎樣。

文華：（哈哈）你們在捉迷藏，真是好玩得很！

林太太：（莫名其妙）什麼？你們在鬧些什麼把戲？

啓新：媽，我來告訴你，這兒有三個人，一個人是全心全意不讓我去，因爲她愛我，這

就是你，一個是心里面讓我去，可是咀里却反對我去，因爲他也愛我，這就是

，還有一個他口頭答應我去，可是她心里在祈禱上帝把我留下來，因爲她是愛

我，這就是——大家望望家敏：（笑一笑）啊，媽，大家都是這樣的愛我，我要

是躲在家里來報答大家的愛，反而把大家的愛辜負了，（愛嬌地）媽，你一定懂

得我的，你是中華民國頂好頂會體貼孩子的好媽媽，你能快快活活地讓我去，我一定快快活活地作戰，快快活活的回來吧！

林太太：（心里紛亂得不知所措了，她感到一點難說的喜悅）……

啓新：媽，你不說話，你不贊成，你不反對，那麼，媽，你是變成中立派了（趨向家敏）家敏，由中立到贊成，路是不會有多遠的，（向文華）方小姐，我一出師就打了一場勝戰了。

文華：那是最重要的一仗。

啓新：比光復密支那還重要。

（郵差在門外喚「收掛號信！」大家目目相視，家敏奔出去。）

靜場片刻，林太太畫個十字。

家敏：（持信上，手在抖）爸爸，是印度軍郵寄來的，但不是二哥的筆跡。

（大家面面相覷空氣緊張）

林博士：（觀衆向前接過信來，走向書案前拆信，家敏啓新靠前來，博士把他們遠遠推開，一種不幸的預感壓迫着他）你們站開點。

家敏啓新：（倒退幾步神色不寧）……

文華：（走向林太太小聲安慰林太太，但又像安慰她自己似的）伯母不會有什麼事情的（最後一句聲音有點發顫）

林博士：（嚴肅的心情一字一字念信）「林團長家彬於本月六日在密支那城車站東北英勇殺敵不幸身中敵彈……」

（信箋在博士發抖的手上落下，他的眼睛花了，什麼東西也看不見，呆呆地站着，一隻手伸向後邊去扶住桌子的邊緣，不讓身體躺倒，家敏走過來扶着博士，文華發出一聲悲叫暈倒下來，啓新正好趕上去扶她）

林太太：（開始一陣茫然倒坐在沙發上嗚咽起來）我的老二啊，你的魂魄回，來吧，我，我們在這兒等你。

碧血丹心

一二四

（文華睜開眼來，雖然眼淚盈眶，但態度是堅強的，比死還要頑強的反抗的情緒表現在她的臉上，她伸一隻手給啓新，讓他緊緊握着，無言的默契交流在他們的心上）

林博士：（掙扎着站直他的身體，眼眶飽含着淚水，緊緊握着拳頭，重重的擊着桌面，發出帶着哭聲的老人的怒吼）老二，你沒有死，你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憤激）
中國的青年……中國的青年……前面的倒下來，後面的跟上去！你們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你們是不會死的！……

——（幕落）——

1944.12.5.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全國知識青年從軍戲劇叢刊之一 碧血丹心

白報紙 二角正
劉陽紙 一元九角正
熟料紙 一元六角正

版權不准翻印

編者	黃谷柳
編輯者	全國知識青年從軍指導委員會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代表人	盧逮會
印刷者	獨立出版社
經售者	正中書局

中國文化服務社
全國各大書局

清校者 蕭傳文 李文瑛

立獨

五